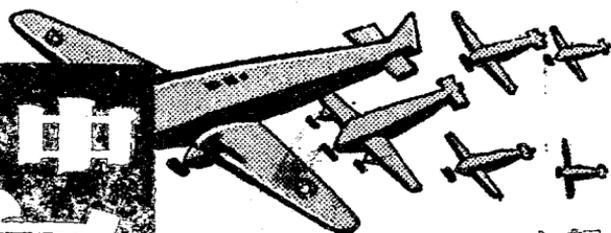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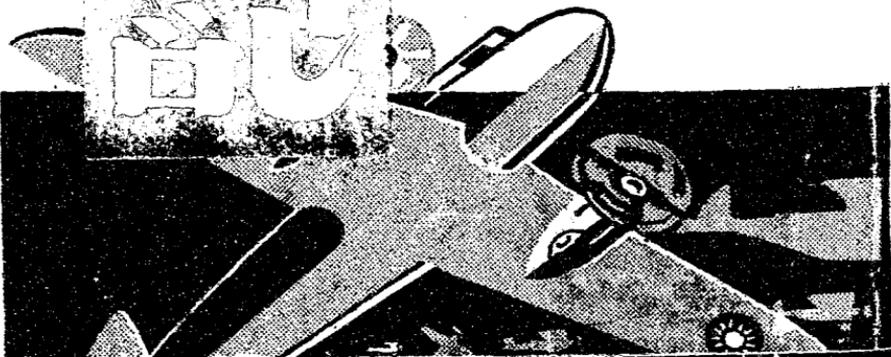


中國 空軍 血戰 前記

在昆明，蘭州，成都，衡陽及全國各戰場

自
報
女
學
告
誌



中國空軍怎樣殺敵機？現在請英勇的空軍們親自撰文告訴你，一字一句，充滿着熱血，但也是血和淚的凝成。謹以此書獻給

爲國
犧牲

空戰陣亡的同志！

吳



3 0538 8639 0

目次

蘭州天空三日戰	崔秉鈞	一
血濺衡陽上空	高猛	八
「九二八」昆明空戰	黎宗彥	一三
曹娥江上殺敵機	孤鷺	一六
「志航大隊」	劉毅夫	一九
成都驅逐敵機記	厲歌天	二二
在「士校」訓練中	焔	三三
日出之前	馬	四〇
爲「空中堡壘」而歌	唐	四三
羅山轟炸日軍	玳	四三
軍中漫記	俠	四七
驅逐隊生活	歌	五二
唯	美	六二
寄意歸來	山	六五
繼	唐	七一
蘭垣在轟炸中		
「正義機隊」炸運城	高健軍	七五

蘭州天空三日戰

崔秉鈞

(一) 在警報聲中

蘭州四面環山，華林山綿延於城西，皋蘭山聳立於東南，白塔山隔河對峙，黃河如帶繞經城北，滔滔之水，一瀉千里，象徵着祖國的生命永恆不息。

十二月廿六日清晨五點鐘，天還沒有十分亮，一輪發紅的殘月還斜掛在西天，失去光輝的星辰，若隱若現的在天空閃爍着，一層薄霧籠罩着整個蘭州和整個蘭州機場。這時機場裏雄壯的馬達聲打破了清晨的寂靜，辛勞的機械士有的在檢查機件，有的在試彈。飛機的主人站在機旁監視着，他們都是戰績滿身，奮戰南北的空中好漢。其中有為祖國効命的英雄，也有為正義而奮鬥的豪傑。

六點鐘，血紅的太陽慢慢從東方升起，燦爛的朝霞也漸漸出現在東方的天空。突然警報機尖銳聲怒吼了，這聲音震動着每個人的心靈，驚破了每個人的晨夢。於是逃難的人羣像是決口的洪流，爭先恐後的向着四郊安全地帶奔走。喧雜的人聲，喧雜的汽車喇叭聲和喧雜的犬吠聲混成一片。

之後，街上像死一般的沉寂，只有幾個荷槍的士兵在街頭巡視。機場的電話鈴不停的在響着，沿途各防空監視哨的報告像雪片似的飛來！

「敵機一百〇二架分四批繼續向西航進，現已迫近XX上空。」

「離開蘭州XX公里。」

「起飛迎擊！」司令官突然下了命令。

這裏，停放在機場上約等於敵人十分之一的兵力！突然又平地怒吼，飛戰士一個個迅速的跨上鐵翼，在緊急警報聲中陸續起飛，一架、兩架、三架……幾分鐘後所有的飛機全部都「開車」了，威風凜凜的在蘭市上空搜索敵蹤，雄壯的馬達聲貫激雲霄。

「看！我們的小飛機又起飛了……今天一定又打下他幾架來。」地面上千萬隻眼睛不斷的遙望天空，每顆熱烈的心都在默默的祝福我們的飛戰士今天旗開得勝，早建奇功。多打下他幾架來，這樣敵機以後就不敢再來了！

(二) 激戰展開

這是開戰以來第一次，敵轟炸機出動的最多數——一百〇二架空襲蘭州。

我們的飛機雖然起飛的很少，但是飛機主人却都有必勝的信心和盛旺的攻擊精神。過去無論是在南京，在武漢，在重慶，每次空戰我們都是以少擊多，每次也都幹下他幾架來。這次——當然也不能例外。

暖和的太陽放射着萬支金箭，蔚藍的天空像是一片澄清的湖水中的游魚，那麼活潑，那麼快捷。九點半鐘左右，第一批敵機卅六架由西方迫近市空，我領隊機馬上發出個別攻擊的信號，於是在X千米達的上空，我機個個以猛虎捕食的姿態在敵機後上方展開激戰。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機關槍對機關槍的怒吼，馬達聲與馬達聲混成一片。高射砲，高射機關槍像連珠似的怪叫起來。在敵機周圍爆炸的彈花像朵朵的白雲，又像是正在盛開的荷花。但不久就被微風吹散了！

在陽光的照耀下，我們的飛機是那樣的晶瑩，那樣的雄健。最右方敵機三架在我無情的射擊下都

受了傷，其中的領隊機尾巴冒出白烟，漸漸脫離機羣，搖搖欲墮。

敵機盲目的在城內投下大量炸彈後，狼狽東竄。我機是拼命的追趕，拼命的射擊。又是一架敵機冒出白烟，起了火，在空中劃出一條血痕掉了下來。

第一批敵機被我驅逐後，第二批二十七架從東方直撲過來，恰好和我機在蘭市東郊上空遭遇。激烈空戰再度展開。接戰沒有十分鐘，又有敵機一架像秋風捲落葉似的被我們的神槍手射下來。之後，敵機逃走了！我機因油量關係未能窮追，當我們的神鷹降落機場，在加油的時候，敵機第三第四兩批又接踵而來，投彈後倉惶逸去。

十一點半鐘解除警報，人們擁擠着由四郊奔進城去。看着自己的家有沒有被敵機炸燬。城裏雖然有數處起火，但很快的在軍民合作下就撲滅了。自己的房屋被敵機炸毀的人很多，他們沒有眼淚，沒有怨恨，只是悲憤的在頹牆殘壁旁邊，在灰燼中搶救他們的衣物。當英勇的空軍擊落敵機三架的捷報傳到他們耳邊時，每個緊張的臉上又掛起一層笑痕；狠狠的說了句：「打的痛快！」

(三)「正義之劍」再建殊勳

昨日空襲，敵機乘興而來，機中的劍子手們心想：「支那空軍××部隊調走了，蘭州沒有飛機，這次可全無抵抗的炸個痛快。」那知飛到蘭州上空情形竟出乎他想像之外：沒有飛機的蘭州忽然會有許多小飛機出現在蘭市上空列陣以待。不錯，××部隊誠然是調走了，可是，不是冤家不碰頭，「二〇」「二三」兩役會和他在蘭市上空短兵相接的「正義之劍」大隊，現在是久別重逢又和他在蘭市高空相見了！敵人於損兵折將慘敗之餘，狼狽的竄回運城機場。

「頑強的支那空軍……爲了挽回『皇軍』的榮譽，非再澈底的膺懲蘭州不可。」

於是廿七日清晨四點鐘，敵又出動轟炸機百架，由運城起飛，分四批再襲蘭州。

我們這裏——五點廿五分發出空襲警報，又加放三擊大炮。尖銳的警報聲和震耳的炮聲混成一片。人們都被驚醒了！慌亂，凄切，恐怖的情緒浮上每個人的心頭。

六點四十五分，防空司令部發出緊急警報。

機場上停放着的X架X型新銳的逐驅機早都灌滿汽油，裝好槍彈。駕駛員一個個雄雄糾糾昂昂氣的也早都整裝待發。「X時X分起飛」的命令下來了，在X時X分，戰士們迅速的又跨上鐵翼爬入倉座。發動機在轉動，馬達在怒吼，機械士拉開輪擋以後，我們的神鷹一架架相繼起飛，快捷，英勇，雄壯，偉大的銀色機羣，配着五千匹排山倒海的馬力，在四千米達高空搜索敵蹤。

當第一批敵機兩架或三架飛抵靖遠上空時，我「正義之劍」鐵的陣容正朝北航進，雄壯的馬達聲幾破敵胆。於是所謂「皇軍」的「荒鷲」馬上撥轉機頭，朝着歸途逃去。

我機馬上回航分成兩個編隊，在蘭市上空搜索復搜索，巡邏又巡邏。十點十四分，第二批敵機卅六架侵入市空。我第二編隊三架已開始攻擊。地面上的人們看的清楚，交戰沒有五分鐘，一架敵機像落葉似的又被我們射下來。我們也有一架受了傷，在兩架僚機保護下飛回X×X機場。這時第一編隊已趕來參戰，敵機在東郊及飛機場一帶投彈後逃去。

機場上沒有飛機，也沒有人影，十幾個炸彈都擲在平坦的地面上，炸了幾個大坑。但是很快的我們「機場服務隊」都拿了鐵鋤從附近趕來，他們都是良善的老百姓。

「老鄉們，趕快把坑填平啊！」機場人員在喊着。

「好啊」這羣忠實的老百姓馬上動工，有的抬土，有的在搬石頭，有的在填坑。大家分工合作，沒

有二十分鐘被炸的機場填好了。機場上又擺出加油的符號，飛機一架架都降落加油。飛戰士紫紅的臉上流下豆粒大小的汗珠，在陽光下晶瑩得像真珠一樣。

「快！快！」飛將軍焦急地喊着。

「服務隊」抬着汽油和槍彈從機場的一角拚命的跑來。飛機加好油裝好彈又起飛騰空。在萬尺高空發現敵蹤。第三批二十七架，第四批三十五架先後侵入市空。於是在臬蘭山頭又展開血戰。這是兩天來最激烈，最緊張，最雄壯的一幕。

只見馬達怒吼高射砲在狂叫。機槍對機槍的示威，飛機與飛機的衝撞。我們的小飛機越戰越勇，上下縱橫，又像是澎湃洪濤在吞食海岸上的沙石。格格格一架，格格格又一架。受輕傷的冒着白烟，受重傷的起火掉下來。敵隊形被我衝散，卑劣，紊亂，軟弱，無恥的拚命逃竄。我神鷹以戰勝餘威，直追出百餘公里始安然全部凱旋。這場惡戰歷時六十餘分鐘始告結束。當晚「正義之劍」在蘭州又發出擊落敵機四架的捷報。

(四)單機衝入三百挺機槍組成的火網

二十八日，敵機九十九架，分兩批三襲蘭州。

十一點廿分，當緊急警報響過之後，這裏的一切又都寂靜了！這時我們的X架新銳的驅逐機正在起飛，宏亮的馬達聲衝破了寂靜的空氣，這是警報聲中唯一的交響。

敵機每次襲蘭，差不多都是從西而迂迴飛來。我機凌空後，在X千尺晴空裏，以鐵的決心與鐵的陣容堂堂西進，去堵劫敵機。果然，當我機飛臨西古城上空附近時，便和第一批敵機六十三架遭遇了！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我們立刻開始攻擊，無情的鋼彈一顆顆像雨點似的朝着敵機要害射去。接

隔不久，不幸我們的一架受了傷，這時第二批三十六架又從西面飛來。於是我機調轉機頭，有的保護僚機降落，有的迎擊第二批敵機去了。

第一批敵機乃乘機竄入上空，在西郊及城內投下大量爆炸彈及燒夷彈。城內起火了——濃厚的黑烟直冲雲霄。燃燒着的是中國人的財產和百萬顆仇恨的心。

六十三架敵機的後上方只有我們一架小飛機，追着打。空中勇士俯身下望，下面燃燒的濃烟烈火刺痛他的心。這時，他迅速從高空衝下，在接近敵機的一剎那，機槍響了，復仇的銅彈正打中一架敵機要害，起了火。「死亡」捉定了他的命運。戰士拉上機頭又衝入雲霄。

敵機惱羞成怒，變轉方向重朝鐵橋上空航進，目的是在轟炸鐵橋。「決不能讓他炸毀這座橋，這是兩國交通的命脈啊！」戰士這樣想。可是這時敵機已飛到鐵橋上空，準備投彈，情勢是非常的危急。就在這千鈞一髮之時，我空中勇士開大油門，以最大馬力突然從×千尺高空朝着敵機羣俯衝下來。這是一千尺無畏的俯衝啊！他忘了他是單機，更忘了當前的火網。轉瞬之間他已像流星似的衝入敵機三百挺機槍所組成的火網，衝進六十三架機羣。格格格機槍起處早有一架敵機起火墮地。敵機隊形亂了！幾十個炸彈沒有一個炸中鐵橋，都落在河裏了。我們的勇士完成任務後，不幸機身中彈起火！於是他連同他彈痕累累的座機慘烈的犧牲在敵人三百挺機槍所組成的火網裏了！

凄切！慘痛！憐憫！惋惜之情激盪着每個人的心。

我不僅想起李白的兩句詩：「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現在黃河之水仍舊滔滔東流，而雄偉的鐵橋也依然無恙。可是這位悍衛鐵橋的空中英雄，而今他竟和流水一樣的一去不返了！從此黃河兩岸，大江南北，中國整個的萬里晴空，再也看不見他的蹤影了，可是他那種驚天地而泣鬼

神的慘烈事蹟，是會永遠深深的印在人們的心上。

他的死是有代價的，是敵人的兩架飛機換來的。現在就讓我們以焦爛的敵人屍體，殘破的敵機殘骸來祭奠他的英靈罷！

(五) 尾聲

「正義之劍」大隊以十分之一的兵力在蘭州與敵機三百架血戰三日，擊落敵機九架，均落于榆中及東古城一帶。我方損失飛機一架駕駛員一名，此外有兩架略受微傷。敵機殘骸四架已於日前運抵蘭，在中山林陳列任人參觀，敵機師殘骸數具無一完整者，皆皮裂肉爛。有敵機師二人跳傘降落被我方俘獲，現已解運來蘭。至於雙方損失，據此間軍事專家估計，我方損失約百萬元，而敵人損失則在四百九十一萬〇四百元左右。敵人經此慘敗後，也許還要報仇。不過，這裏有的是飛機，有的是驅逐英豪。不來那是他的幸運，來了那是飛機投火，我們一定會有更激烈，更光榮，更偉大的戰報；報導全國。

血濺衡陽上空

高 猛

·慷慨升空去·

在保衛武漢的戰鬥中，衡陽與宜昌一樣，同爲大武漢的後衛。

日本夢想迅速結果武漢的生命，因此，它不絕以龐大的航空工業的侵略鐵拳，直打擊武漢，同時還越過武漢，冒險伸到宜昌。衡陽的上空，拋下重磅的炸彈，對武漢的後衛要地，拚命的搗。

八月十八日早晨，二十七架『日章徽』的重轟炸機羣，自日人前線的航空根據地安慶起飛，它們是雙發動機單翼式的，每機安置機關槍六支，在和平的晨光下，銀灰色的機體，好似要溶了的樣子。

它們以每小時二百公里的速度偷過了瀋陽湖，跨過了南蕩線，通過萍鄉，蓮花的上空，進襲衡陽，在八時許到達了它們的目的地。

在衡陽機場的小原野上，三架『天日之徽』的驅逐機，在警報後的適當時間，慷慨昇空，用最髙的速度向高據點上爬，天空雖然掛着片片的雲層，可是這終是一個晴快的日子，良好的能見度，幫助了我們的貪婪的狩獵者的鷹眸。

當『天日之徽』的鐵翼升到五千公尺高空的時候，戰士俯首鳥瞰，三千公尺上發現大V字隊形，醜惡不堪的『日章徽』的機羣。我們領機上英勇的戰士帶着微笑發出記號。一瞬間，高卒埋伏的三機，運用慣于垂直俯衝的性能，如天神下降向日機羣後上方撲擊。後面留着的，是白色的光線痕。

爲首一機坐着的是：情緒白熱化的短小精悍的湯卜生隊長。第二機上的一員，是百戰百勝的副隊

長劉依鈞。第三機上的一員是「巨人」張慕飛分隊長。

在這三位戰士領率下的「萬山」隊，它產生過著名的戰士閻海文，它燬滅過價值七〇〇〇〇〇元的上海敵軍倉庫，掃蕩過價值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南海四大型日艦。今日，眼前又散着價值約八百萬元的獵物——日本航空工業的精品。當然的，每一個戰士都突出血紅的眼睛，掛着欲滴的饑涎了。

兩陣相接了，那完全是意外的，日人忽然發現「天日之徽」高高在上，竟未能襲入衡陽市空就倉倉惶惶在郊外拋了大批炸彈，減輕了它的負擔，自北向東旋回，望來襲的路線逃走，追！湯隊長的領機把機身右傾，來一個右旋，開始瞄準敵編隊的第三中隊的左後衛機作第一次攻擊，劉依鈞也作一個較大的右旋向該中隊的左翼機放出他的火流，張慕飛則作一個小的右旋，去攻擊該中隊的右翼機。

頑敵也發揮它們的戰術，把隊形更密集起來，構成無隙的火網，防禦我機的進擊。

·湯隊長忠勇殉國·

第一次攻擊沒有結果，但是日人的幸運亦只有片刻的工夫，在十分鐘後，第二次攻擊又進行。湯卜生和劉正相距火流的射程，格……擊中了，湯卜生只用了很少的子彈，擊中了日機的油箱，火花飛起來了，死滅抓住了它，讓它拖住了冗長的煙尾巴，穿過一片雲層迅降。

恰恰是同時，該中隊的右翼機，被張慕飛無情的鋼丸之翼所鞭撻，與左翼機同樣的伸出它的悲運的尾巴，機頭下墮，冒火，尾旋，在那片吞了左翼機的雲層裏消失了，不再見了！

最後一中隊左右翼兩機的消息，全個編隊羣就增加了它們逃走的速度——超過每小時二百公里的速度。五分鐘之頃，一二兩中隊找到一片大雲，鑽了進去。跟在後面的第三中隊，當它開足速度也

想鑽到那片雲裏的時候，殘敗的隊形不能保持了，把左後衛機丟在後面。

這是一個機會，攻擊領隊機，衝散它的隊形，破壞它的密集火網，讓敵機迅速地進行各個解決！湯卜生的心裏起了這個雄心，把油門表指針撥到最高度，嗚……馬達怒吼。劉依鈞跟在後面，他像一隻餓虎，伺着一個一個的良機的到來。

第三次攻擊展開了，英勇無比的湯卜生，在這一瞬間，他已俯衝，急昇，躍進「荒鷲」的V形隊裏了，螺旋槳隙間噴出他的火流，只聽得敵領機身上噹噹的響。這種少有的戰鬥姿態，驚震了一個侵略者的心，趕快集中七架機上數十條火流，亂射。

這是一機與七機的戰鬥呵！這是一條火與十條火的戰鬥呵！這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與日本物質的戰鬥呵！

湯卜生隊長就在這數十條火流的焦點上，殉了他的祖國！

衡岳之峯是千載不滅的，湘江之水是千古長流的，湯卜生隊長的英靈也永恆飛躍在衡峯湘水的上空。湯隊長啣，水可枯，石可爛，祖國的生命遠久不滅！你的同學，同志，你的朋友抗戰到底的決心是遠久不移！

可是，我們再不能聽得湯隊長的笑聲，也不能讀到湯隊長的好文章了！

我們無數的「萬山」隊的戰友！不吸紙煙的一隊勇士們！記着！「國仇，隊仇，都要趕快報復！」

• 壯快的五次攻擊 •

戰鬥的時間已經三十分鐘過去了，只擊落兩架敵機，而犧牲了湯卜生隊長。劉依鈞的心，似火！

樣在燃燒。

敵人此刻可恥地躲在大雲層裏頭。費了劉依鈞張慕飛的大事搜索。

雲層終于稀薄了，第一中隊還留在雲裏頭，而第二三兩中隊被雲層丟在下面。燥急的戰士，心情一鬆，第四次攻擊的機會是到來了。格……第三中隊的左後衛機沒有左翼衛機的掩護，受到劉依鈞的攻擊，慌張無措，後衛機不能發揮威力，整個中隊狼狽不堪。那面，張慕飛却非常冷靜，他增加了坐機的速率，向右前方轉進，捉住敵軍的弱點——第二中隊的右翼機。猛注于火流，敵機好像淋了一陣鐵雨。

兩架敵機雖然受了傷，但沒有跌落。這一次戰鬥又完結了，劉依鈞的心又燃起怒火，在攸縣上空，湯卜生隊長陣亡的又悲又壯的印象，如在目前，正刺動了劉依鈞報仇的熱情益熾，整個劉依鈞現在被自己的怒火所焚燒了。

那面，張慕飛仍然冷靜，發怒的唯有他那條火流，第五次攻擊在這邊開始了，第二中隊右翼機的死角，被張慕飛的火流捉住，就在那一陣鞭撻下，沒有着火，沒有冒煙，眼看它脫離隊形，悄悄地從三千公尺上空向大地急降。

張慕飛的收穫，無異在劉依鈞的心上加油，從鐵翼俯視，那已是湘贛交界萍鄉，蓮花的上空了，海拔五百公尺的是武功山的地區，視線回到身前的儀器板上，油門表針已接近C字不遠。

「沒有油了，危險就在當前；敵機羣將要竄入贛境上，報仇只在一刻，我必須要在武功山這邊，擊落敵人的領隊機，作湯隊長祭禮！」

劉依鈞，現在他不知道自己是在生或死，不知道自己是個魂靈抑是個肉體，劉依鈞的精神，已經

與湯卜生留在空中的印象歸併了！兩次事情，竟直是一次呵！

俯衝，急升，躍進。「日章徽」銀色的V字機隊中，陡然增加了一隻「天日之徽」的綠色的「怪物」，頭上噴出一條不可遏阻的無間怒火，對準領機，格格格格格格。

「怪物」在敵的V字機隊中，不斷的做了二十公尺航程的射擊，始脫戰鬥，悲運的火團在目的物——敵領機內蓬起，跟着伸出它的煙尾巴，一分鐘後，它粉碎在那武功山地區碧綠的原野上。

勝利已經掛在祖國的鐵空，湫是迫使二戰士不能再作第六次的追擊，只好任殘敗敵軍竄越武功山，他們心情從容地將飛機強迫降落，唯有使他們永遠不會放鬆他們的悲感的，是湯隊長沒有和他們比翼凱旋。

「九二八」昆明空戰

黎宗彥

——我是怎樣攻擊敵機的——

「九二八」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這天，太陽起得很早，蔚藍色的天空高懸着片片的雲朵，這是飛行的理想天氣。同學們仰望天空，個個都欣然色喜的說，今天可以做特技了。

七時四十分，我駕着一架××式驅逐機，出去練習××課目，動作做完後，發現機場擺出紅十字布，停在地面的驅逐，轟炸，教練機，紛紛起飛，很顯明的告訴我，警報來了。我們開大馬力，收起落架，機槍上膛，用高改正器，以最迅速的時間一口氣攀升到一萬呎去。

在一萬呎的高空中飛行。風涼刺骨，手給風吹得變成雞皮，我將油門放到經濟飛行的轉數後，左手操縱飛機，右手放入懷裏休息取暖，巡迴昆明市與機場上空，搜索敵人。

一架機種相同的友機，從我旁邊掠過，我急轉回來，開大馬力追上去，取二號機位置和他編隊；友機搖翼示號，我即跟上成密集隊形，長機的駕駛員是富有作戰經驗的周庭芳教官，我們彼此點頭示意後，我仍退回戰鬥隊形飛行位置。不久，又一同機種的友機追上來跟周教官的三機，周教官也忙着回頭去招呼，回頭示意後，即成一個三機戰鬥隊形，由周教官率領，來回於昆明市機場空域索敵。

當我們末一次向西北方向轉灣時，我即在前面發現敵機，正欲趕上報告長機，而長機亦於此時搖翅膀作發現敵機記號，敵機的高度，和我們相等，我們開大馬力，迅速爬高以便佔得高度的優勢。

敵機是雙發動機的九六式重轟炸機九架，編成一「品」字密集隊形，看去美麗得很！敵機由西北方進入轟炸航線對昆明市及機場飛來，我們兩架飛機偏敵左前方與敵對頭而飛，我檢視敵機上面並無驅逐機掩護，並發射數彈試驗機關。遭遇上了，周教官一個轉灣追逐下去，我亦以急轉灣回頭向敵機追去；油門開滿，雙手把握機槍，對敵第二分隊長機細心瞄準，我的計劃是準備迫近二百米始行開鎗的，可是在四百米左右的地方。忽聽得螺旋槳「碰」的一聲響，我知道敵機已先我而射擊了，便板動大槍向敵機發射，初試數彈依發光彈之指示，彈着稍低，即放棄瞄準器以發光彈修正偏差，彈流直向敵機穿射。敵二分隊長機知我對彼攻擊，降低下去，由五六僚機高起掩護，我亦改變目標，大小槍同時並向五六僚機掃射。此時攻擊角度漸由三〇度小至〇度，距離亦由四百米近到百米，我稍感已機似已陷入敵機亂流裏，但知正後方係敵機死角，乃不顧一切轉移火力向敵機全部掃射，敵機亦集九機火力，利用位置高低變換相互掩護，至距離約五十米時，子彈射完了，在亂流裏飛機顛簸甚難操縱，我將機頭一推，衝到敵機底下，恐受敵機腹下槍射擊，隨以半滾離脫。改正後，見敵第五架與第九架同時冒煙，但未拖下，我尾隨敵機而飛，移時炸彈從敵機投下轟炸機場，約七八秒鐘彈着機場東部爆炸，時我心火甚熾，恨不得一口將敵機全部吞進肚裏！

我在遠處目送敵機逸去，心恨子彈裝得太少。此時起一意念！快落地裝子彈再追。即速降高度，減閉高空改正器，在機場低飛一週，放起落架着陸，趕忙滑回停機線；機械士說：油已不多，不能再追。而友機五六架已在機場上空準備落地，我要再追的心念便消沉了。

關車後，檢查飛機僅中彈四發，二發命中螺旋槳，一發中右上翼，一發中左下翼，其他部份毫無損傷。據我判斷，敵機至少有五架被擊中彈，而負傷最重者當以第二分隊。

從這次空戰的教訓中，十足證明了旺盛的攻擊精神，可以壓制優勢的敵人。後方攻擊敵多座機繼續羣的方式，是被人認為違反戰術原則的，可是，我冒這個危險去走這條路，也竟可達到我攻擊的目的；在我未發射以前，敵機即集中火力向我攻擊，至我射擊時，敵機則上下頻動而變換位置，竟不知我所攻擊者為何一分隊，無疑的敵人已被我攻擊的精神屈服而呈現慌張之狀態了。結果，我的飛機被敵機九架集中攻擊中彈僅四發，但我對敵機攻擊成勁怎樣呢？不是予敵機以一嚴重的打擊嗎？

雲南各界民衆拿火腿月餅慰勞空軍，同學們吃完火腿後，順叫敵機爲「火腿」，每天到機場警戒，都說是打「火腿」去；敵人的飛機本來也就是脆弱得像火腿一樣的肥美可口，拿來做禮物獻送給我們的啊！

此役，有敵機三架被擊落，我想被擊落的敵機中，或許有被我擊傷的；假如我在這次空戰中真也能予以致命的打擊，那麼，這個榮譽應該歸諸整個X期，整個航校，整個空軍。我自己不過是做點小小的殺敵工作，報慰國家領袖，完成我萬分之一的責任而已。

曹娥江上殺敵機

孤 鷺

——江南空戰回憶錄——

(一)……這還是開幕典禮

「昨天下午敵機瀉瀉飛來，在錢江上空，被我擊落七架，餘機狼狽逃回，老陳，够多麼痛快！」劉維權在機場上談笑風生，但臉上仍帶幾分緊張，表示他的堅決。陳盛馨點首聽着，也應一聲：

「這還是開幕典禮！瞧吧，更大的收穫當在後日！」

但當他們抬起頭來看看天空，陰沉沉的，瞧不見一線紅日的光輝，心中有些扭憂，因為怕敵機不來，不能立即給以更大的第二播，在熱血沸騰的戰士胸中，好像來一批殺一批直殺得敵人不敢再來，才算是真個痛快，最感耐煩的，就是無期的間隔。

「快來，劉隊長，有好消息！老陳一道來！」李隊員興高采烈地招手呼喊他們。劉陳應聲站起，向李隊員跑去，一面問着：

「什麼事，怎樣急的？」

「據報敵機十架，快近曹娥上空，我們準備再度力殲這羣死灰的笨東西！」

劉隊長當時感到這幾句話像一陣狂風，掃去蓋滿天空的陰雲，陽光重又閃耀地照在人們的頭上一樣，他們歡樂地進去預備一切。

(二)……江上激戰

曹娥是魏女之江，今天驟聞異國的天空強盜即將侵入。遠處沉重的發動機響了，像獸蹄舉向少女的胸口踏來，江水在翻騰，捲起萬丈的怒潮，好似要攫取闖進的怪物羣，埋葬在深深的河底！

「曹娥，你安息着！有我們來保證你，我們決心救你，救祖國，像你援救你父那樣的英勇！」

劉隊長他們的機羣已到了曹娥上空，隆隆地高鳴，像唱出這一段安慰少女的話句。

他所領××架××式驅逐機，具有優異的性能，裝有精銳的武器，更有敏捷，靈活和毅勇的飛戰士駕駛，爬在六千呎的高空，佔據優勢的位置。顯出勇衛祖國的雄姿，年青的中國空軍，雖然是青年，但確是奇偉的！

劉隊長首先發現敵機羣從東南角雲堆裏鑽出，幾個醜惡的黑點，漸漸重大，劍子手的屠刀快要伸入目的物的頸項。劉隊長從容示號，迅速地衝上前去。他的機最先闖入敵陣，遂被八架敵機圍攻，但他仍在鎮靜地應戰，猛烈地放射。不過他想到不能這樣繼續戰下去，數量的比例相差太遠了，偶一不慎，就會被吞噬的！他須要脫圍，一個迅速的落葉飛行，飛機像失速一樣下墜，機中的蝦夷劍子手蹙笑了，以為大中華的飛戰士被擊下了！但劉隊長的一個猝然翻身，嗚嗚地轉瞬間就爬達五千呎的空域，不料在那兒，正和另一敵機遭遇，以一戰一，劉隊長精神百倍，一個轉身，咬住對方的尾巴，佔到相當的角度，一陣兇猛的火流，敵機中彈，火花四迸，直向大地落去。餘機目擊高踞在上空的指揮機被射下，心雖慌張，但圖逃未免太醜，看劉隊長仍是一機飛翔，就再度向他圍撲過來，因為他知道子彈快完，殺敵機會減少，不得不作尾旋而下降，結果僅受微傷。

天空的另一偶。陳同志看劉隊長跌下去了，火氣直冒。「爲戰友復仇要緊！」他的心在怒吼，向着左下方的敵機猛撲過去，油箱中火，立刻兩朵龐大的白花開在天空，一朵燒紅了，急速落地，另一

朶仍是飄浮着，作輕輕的搖擺。

餘機始行個別逃去，結束了半小時猛烈的激戰。

(三)……松浦久夫

那朶白花越降越大，地面上的人員早已對他作一個大包圍。當他着陸之後急忙解傘圖逃，但他決不知我方佈置的周密，已經圍得水洩不通，終于活活地被捉住。

這俘虜名松浦久夫，年二十四歲。生於福岡縣浮羽羣江南村一八二番地，三等航空兵曹，橫須賀二十二期生，服務加賀母艦，所駕之機是九六重轟炸機。他長得短小精悍，態度有相當的高傲，但是當他從馬路旁邊走過時，看到他同機的燒燬屍體，不禁落下幾顆熱淚，他臉上的凶殘氣好像消退了一些，他好似發現了天良，他深深地覺悟了，他在咀咒着國內製造戰爭的軍閥！

當老陳去看他的時候，他表示欣佩地說道：

「在短短幾年內，想不到你們作戰的技術已練得勝過我們了！」

「志航大隊」

劉毅夫

四川的耗子，真是名不虛傳，我若把燈吹熄，它們便開始活動，站上左近的人家都搬得遠遠的怕警報，偏是這些老鼠却越來得猖獗，近來就常常鬧得我不能安靜的睡一下，外面嘶嘶的吹着冷風，雨點也在窗外的滴達和室內的老鼠呼應着，這樣一來，我只有耐着余拔峯的哲學睜眼躺着休養了。

黑暗被六點鐘的起床號聲趕跑了，窗子上浮出早晨灰白的冷光，暖暖的被窩，雖然無有太太在一道，但若不是馬上便要出去早操的話，真想再留戀一會。

盥漱，內務。剛剛整理完事，早操的號音又尖銳的叫了，飛行人及一班官佐們都迅速的集合在籃球場上，今天的總值星官是高又新，小伙子大個頭，亮額門，喊起口令來真够神氣的，他要當一位陸軍裏的官長一定會教弟兄們笑哈哈的端着槍跟着他的口令去衝鋒，同死神過不去，都不算一回事，他真有這個魄力，今天全體出操火也都特別精神的跟着他開始跑步了，飛行人個個都是此道的能手，但一班戰需司書們，尤其歲數大點的人們真够的了，其實不然，因為凡是這個大隊裏的人員，上至大隊長，下至士兵伙，每個人天天都幹慣了這套生活，所以要有一個因事故未曾參加早操的話，他反而會一天覺得不舒服，因為習慣成自然。

早操前的冷風，尙輝武揚威的向人侵襲，早操後看見了熱騰騰的汗氣在人們頭上驕傲的向冷風示威，於是冷風便在人的活力下萎縮了。

早飯很簡單，幾桶稀飯，擺在食堂中央的桌子上，一大堆的飯碗都安靜地臥在桌上等着吃稀飯的

人們自己動手去拿它。每張飯桌每日輪換的擺出幾盤花捲，麵條之類，今天是特別了，在兩盤常例的榨菜之外端上來的不是花捲，麵條而是水餃了，這一來吃神都在各人肚裏蠢動起來，但值星官未得到大隊長准許「開動」的命令時，都只好忍着水餃香的誘惑，要一兩分鐘的長長的時間。

早飯後的天氣變好了，一朵朵的白雲只一會時間都變成了蔚藍天空的遊客，漸漸向遠處散去，飛機又在太陽光下亮着翅膀，機械侏夫正忙着他收拾打扮，因為馬上便是練習飛行的時間了，現在雖然是戰時，而志航大隊又是警戒部，但一面作戰，一面訓練的原則，志航大隊總是一向遵守着。

今天的科目是把靶及特技飛行，小濟公爲了同X隊長賭打靶的百分之百成績，賺了五元法幣真是合算。

午飯前據報有敵機一架過奉節，後又到了萬元，練習暫時停止了，警戒的飛機及人員立刻入了戰時狀態，祇候令起飛了，後來得悉敵機返回過了XX處，一個小小的緊張場面才取消了，回到站上休息。

一日中最活潑的一個節目開始了，下午三點鐘，籃球場上聚集了一大堆人，都想打球，惜乎場子只有一個，用了很大的手續。才由衆人中選得第一場的十條好漢，銀笛一聲。一場惡戰立刻開始，小杜像個活猴，拔峯與高又新很像哼哈二將，京游子王慶利和湘騾子李宿光這五人一伙只打得小濟公領導之下的隊落花流水，桔子時間（註：此地無檸檬故以桔子相代）過後，大隊長及羅英出現于小濟公隊中，但大勢已去，終難挽回。結果三十八比四十九，小杜大勝，第二場開始時觀衆已不踴躍，蓋跳高比賽又在另一個角落裏開始了，這門運動記者是門外漢，看京游子跳了一咪七八，嚇得我倒退八步，只有加入第二場籃球賽以謀臭汗一出也。

昨天不曉得誰由城裏買一隻老鷹來，李騾子像老婆一般的管牠，剛才打完球又同司徒洋丁二人用彈弓打雀以供養他的鷹老婆。五分鐘後，不料真的拿回二隻雀的屍身回來，如此看來，志航大隊的隊員，以後大可不必發手槍了。

電燈一亮，晚飯後暫時的寂寞又都隨着暮色的黑暗跑到屋外的曠野去了，俱樂部洋溢着歌聲，口琴聲，留聲機的聲音，留聲機正是袁美雲唱——採了蔬姑……口琴是小濟公的調調兒，唱歌至少是有七八個人在合唱着記者帶來的東北小調。

一部份人都坐在屋角裏翻閱着雜誌及報紙，一百分的燒餅賽正在熱烈進行着。這一間小小的俱樂部，塞滿了人，堆滿了歡笑，一日的疲乏會都被這裏的空氣洗滌乾淨了。

另一個房間，十尺長，十二尺寬，是俱樂部的近隣，這便是記者的「閣樓」，也可以說是「寶場」，一張寫字檯，一張木床，二把椅子，四個遊藝用品及書報的汽油箱子，牆上掛着二幅中國分省地圖，中間懸着一盞廿五燭的燈泡，看來是很平淡的，實則不然，這間小房間也同樣與俱樂部具有很大的魔力，雖然看來只能站到三兩個人，但每天常常有七八個人十幾個人在這裏擁擠着，今天正是本大隊戰友壁報的出版期，所以馬上又變成了編輯室，李侃，李騾子，京游子，洋丁，羅英，大隊長，均是該報的撰稿者，七手八腳，不到二點鐘不但戰友壁報出版了，由記者發起的謬論的第二章的討汪逆檄文也公佈了。

熄燈號音，掃蕩了整個的歡笑，剩下記者獨自躺在斗室裏，回憶着我兩年來跟着空軍——尤其志航大隊的朋友在一道，看着多少老人犧牲了！多少新人強壯起來一幕幕的往事，留着改日再記吧。

成都驅逐敵機記

厲歌天

在報紙上是大家都看見過的，「一一四」這天，敵重轟炸機五十四架分作兩批來炸成都，可是，每一批都遭了我空軍的最大痛擊。當牠——敵機——還沒飛到蓉市上空時，即被我空軍攔頭截上，敵機見勢不好，倉惶失措，將彈亂投，盡落荒郊。他們的企圖，是希望減少重量，增大速度，好行逃命。那知我英勇的空軍，見敵興奮，戀戀不捨，尾追痛擊數百里，殺得敵機潰不成軍，隊形紊亂，四散零落。此次戰後的結果，我們的鄧副隊長從凱暨段隊員文郁于攻擊敵人時，奮不顧身，不幸爲國捐軀了。至于敵人那方面呢，當時被我擊燬，着火，墮地，機碎人鬮者，有好幾架，中途強迫降落的也有很多。據漢口的報告說，確實有十八架沒有回去，可是鬼子們在無線電台的廣播中，只承認有九架是損失了。他們的奧田大佐（即空軍上校，據說是他們的轟炸司令，有轟炸惡魔之稱。）的被擊斃，也是無法不承認是這次死掉的。所以這次的空戰，只要是一設想的話，就會想像得到當時空中的緊張情況，和撕殺得激烈了。

想像終歸是想像，當時在空中究竟怎樣去攻擊敵機，仍然是一個模糊的輪廓，於是，我想打聽一下，因此我就去找實地參加「一一四」空戰的我所認識的熟人。

第一個，我就碰着陳夢鯤。

我們兩個到了他的寢室裏談了一些閒話以後，我就開始了我的問題：

「前天空戰時，你攻擊的情形怎麼樣？」

「說起前天攻擊，倒真是一件趣事。」正文開始，他却忽然又停止了。

他從口袋裏掏出紙烟來，我們彼此抽着以後，他才愉快地而且帶着趣味的語調繼續的說：

「噫！你猜怎麼樣？」

「怎麼樣？」我急切地回答着問。

「一直等到我攻擊以後，回來，落下地，把飛機滑回來，關了車，一檢查，才感覺到緊張了一陣。」他向來的說話，都是這樣簡捷，乾脆，刺激，還帶着抓住人的心理的力量，使人追索着去聽。他抽了一口烟，又繼續的說：

「從機翼上，機身上，發動機上，一直到我的座艙的周圍，一數，竟中上了二十八顆子彈，可虎人啦！」

「最精彩的有三顆，其實，這三顆中上的時候，我差不多都還記得，有兩顆最清楚的，一顆是在我第一次攻擊的時候，本來我仍在一萬多呎的高空上盤旋着，忽然在西北方向發現了敵機。那時敵機距離我們還很遠，雖然很遠，因為當時下面有一層白雲，看敵機是清清楚楚的二十七架。於是我們就馬上變換了隊形照着敵機趕上去。第一次攻擊，我們是從前方攔住頰打的，比方這是敵機吧。」說到比方時，他順手把桌上的一本書拿起來當作敵機的編隊羣，把右手裏的紙烟往痰盂裏一丟，伸開手指，比作自己的驅逐機，照着敵機作俯衝的姿勢，倒真有點像空戰的情況。「我們就這樣的攻擊上去了，隊長領着頭，我們隨後跟下去。敵人老早就開槍了。其實，有什麼用呢？我們距離他們的射擊還遠着呢。不過，我們却沒有這種無謂的浪費，幹嗎？虎人啦？可是，等到我們衝到牠們的眼前時，看着飛機的號碼，發動機，座艙，以及人形都是清清楚楚的時候，瞄準鏡一照準牠們的要害的時候，四

挺機關槍的總機扭一捺，噲！痛快的是那麼一捺。痛快是痛快，可是當我脫離的時候。却吃了小子們的一下。那時我的機身一橫，覺得身子傍邊『拍』的一下，左右兩個小窟窿。等我落下來一看，那顆子彈正從大腿上邊，胳膊下邊，肚子的前面穿過去。」

說到此地，他噓了一口氣。實際上我在旁邊也爲那子彈正從大腿上邊，胳膊下邊，肚子的前面穿得那麼巧而感到一種輕鬆。他稍微頓了一句話時，沒有去做別的動作，僅只把這手裏捏着的那本畫，又送到桌子的原處，仍舊接着說：

「第二的一顆，是在我第四次的攻擊的時候中上的。從前上方攻擊下來以後，我們就改變爲側方的攻擊。我們是從敵人的左下方攻擊，感到非常有利。所以，大家越來越覺得有勁，你看那個攻擊得旺盛法啊！一架比一架靠得近，一架比一架進入得深，好像大家真的不要命啦，哈哈，哈哈！」他向來說話，都是這樣的俏皮而且帶着詼諧。其實他這種詼諧與坦白，却真正把殺敵時奮不顧犧牲的精神，說得真實畢露，沒有半點隱藏和造作。「那顆頂精彩的就是在這個時候碰上了。你說中在什麼地方？」

「呢？」我沒有說出什麼，只發了一個問號的聲音。

「不左不右的，正正打在我的臉前的風擋的下邊，我聽見『拍』的一聲，我忙把頭一擺，嘻嘻，其實擺頭有什麼用？在那一剎那間，不過是下意識作用。等我再去查看時，在臉前面翹起來一片蒙皮的鐵片。噲！咱們命大，不該死。天生我還有用哪！哈哈！那是一顆爆炸子彈。」這一顆却真算是一種僥倖。但是，他却根本沒有在乎它，反而用着滑稽的口吻談成了趣話。所以，他從沒有說得多麼驚訝似的。「另外一顆是中的前面的汽缸的散熱片上。可是這一顆究竟是什麼時候中上的，我弄不清楚了。反正我記得是當我有一次正衝上去的時候，我還沒有開槍呢，感覺在正前面『拍』的一下，看見

發了一個小火星，後來才知道，就這一下，竟把散熱片炸碎了幾片。至於其他的那些子彈，誰知道究竟是在什麼時候中上的，反正是無關痛癢，管他呢！哈哈！」

他的話好像是要結束了，到最後哈哈笑了一陣，又去衣袋裏摸紙烟。我還想去打聽。於是我又問道：

「你們從敵機那一方面攻擊呢？」

「幹嗎問那麼清楚？想研究驅逐戰術？唔！寫文章是不是？」

「問一問有什麼關係；就說是寫文章，把你剛才所說的這些攻擊的情形，發表出來，也不算沒有價值吧！這真實的殺賊情況，使大家看着，也叫他們心裏痛快一下，這並不算過分吧？」

我們各人都又抽着一支烟，我又說：

「這當然不是來講什麼個人英雄主義啦！不過，咱們就拿這面牆壁來比方說吧，這面牆壁好堅固，盡善盡美，沒有半點毛病。但是還不知道它好到什麼程度。如果指着某一塊磚來說，『你看，這塊磚，又方，又平，又堅固。』那麼這一塊磚的偉大，並不能超過牆壁，還是好的牆壁才會有好的磚。反過來說，一個隊伍打了勝仗，那麼從這勝利隊中之一的口中所述的作戰經過，當然可以想像得到其他一般戰士所奮勇的情況相差不多。」

「好，你從他的口中去寫吧，哈哈！哈哈！」

陳夢鯤說罷，伸手向門口指着，自己笑起來。

我一看，原來是郭濤用進來了。

「唔，老郭！」老郭却很客氣的脫掉手套來同我握手。「什麼時候回來的？」我問着他。

「昨天上午。」

「沒有什麼吧？」

「沒有什麼，嘻嘻！是因爲汽油飛乾了，沒法子飛回來，因此就落在××機場了。我在那裏住了一天，嘻嘻，累你們掛心啦！」

老郭說罷客氣的話。自己笑起來，笑得連他臉上那兩塊凸起得像兩個小丘似的顴骨來得更加紅潤了。

他常是這樣的客氣，如果單從他那魁梧的個子和聳起兩塊顴骨的面貌上去看他，真不虧他從前的綽號叫他「老粗」，無論怎樣也不會看出他從前曾經在中學裏當過很長時間的藝術教員，而且鋼琴彈得那麼嫻熟的，實際上，他確實是那樣的溫和，不過在說話時，他却老是帶着他那急促的山東的硬腔。他想起來剛才陳夢鯤指着他時，他才向着他說：

「剛才指我笑什麼？」

我爲節省時間計，又恐怕把本題扯得太遠了。於是我就截住他的問話答腔了：

「笑着玩的。原來是汽油飛乾了，我以爲是飛機出了什麼毛病呢？」

「飛機是沒有什麼？那天，本來是這樣的，陳夢鯤知道，我們在雲上邊已經兜了好幾個圈子了。仍不見敵機來，我心裏怪少興的，起機不打一下，又要下來了。喔！鬼子們怪懂人情的真的來送禮了。好！來了就好辦。」他停了一下，回頭看一下床的位置，坐下來倒提勁了，把兩隻手套都脫下來，繼續着說：

「看得很顯明，牠們的高度沒有我們的高，我們第一次的攻擊是利用太陽光的直射。我們取的是

前上方攻擊。第二次就更變了方向，側方攻擊。可是他們都在敵人的左側攻擊，你們不是都到左邊了嗎，陳夢鯤！」

陳夢鯤點一點頭，作為回答的話。他又接着說：

「我一個却摸到敵人的右邊去了。當我從敵人的右邊第一次攻上去的時候，牠們只顧注意到左邊，就根本沒有看到我的飛機。因為沒有一顆子彈向我這邊飛麼。你想，那還不愜意？你看我靠得近吧，從從容容將敵機的座艙甚至人形都瞄到照準鏡裏，這還不開槍！捺吧，『嘟嘟，嘟嘟！』嘿！這時候，心裏邊那個愜意法，簡直——」

「簡直比接到老趙的一封信還愜意？」

老郭提滿着勁正講得津津有味而且也正講到最緊張的時候，陳夢鯤突然插上一句笑話，把老郭提到陶口上的話沒有說出來，嘆地笑出來了。引得我們都笑起來。

老郭不說了，只去桌上找茶杯弄水喝。我覺得這麼中止，對我最有點損失。於是，我又催促着老郭說：

「老郭談下去，再談下去！」

「哈哈！」他先笑了一聲。「的確，在我從右邊第一次攻上去的時候，四挺機關槍一齊對着敵人射擊，確實感到最痛快。不過到了第二次去攻擊，他們却都還槍了。靠到最近時，他們的機關槍口上，『嘖、嘖、嘖、嘖』發光彈一亮一亮地發着小火花，可是，牠們的發動機上的排氣筒後邊，冒出一股這樣粗的濃烟來，」他用兩隻手比得比大茶壺還要粗的一個大圓圈。「這足證明牠們的發動機是受了很大的重傷。可是等我脫離了以後，我却挨了他一彈。『拍！』我感着我背上中了一彈，我心裏

說：『壞啦！』當我扭轉幾下背背，並沒有感覺到疼痛的地方。你猜爲什麼沒有打進去？」

「那爲什麼？」又回答着問。

牠們的飛機向前逃着，我的飛機正向後脫離，兩面背道而馳。這兩個速度加起來，本來就有相當的大啦，更加上我背後的那塊鋼板又有那麼厚，因此，那顆子彈竟沒有穿過去。好！你既打不死我，我却不能够放走你。等我第三次第四次後來再攻上去的時候，最有趣的就牠們的機關槍筒，已經口朝天了。」

「怎麼口朝天啦？要投降？」我插上去問。

「哈哈，打機關槍的人都死在裏邊啦，槍還不自由的吊掛在那裏，就在這個時節，眼看着牠們的領機搖動起來，一搖，一擺，『忽！』一溜火焰衝下去了，牠們的隊形開始紊亂了，你也往裏邊錯，他也往裏邊擲，誰也不敢在外邊。不大一會，敵機之中，『忽！』又是一溜火焰下去了，這麼一來，我們好像是吃了一杯興奮劑，大家攻擊得更加有味道了，忽然我發現在我這邊又添了一架驅逐機在攻擊，昨天回來一談，才知道那一架是任賢。」

「我這個傻蛋，只顧攻擊敵人呢，却忘掉了一件事！待我發覺去察看油量表時，嘿！汽油快要燒乾了。回頭一看，別人都已經轉回來了。一架也找不到。怎麼辦呢？我趕快把機頭一推，降到雲下，邊看看地形，看看油量，回來，油量無論如何是不夠，只好尋找地方降落。兜了幾個圈子，忽然發現××機場，不覺心裏一陣高興，於是，我就降落下去了。因此，我在那地方住了一天，昨天就回來了。」

我們的談話，足足佔了一個多鐘的時間，於是，我就向他們二人告別了。

就在當天的下午，劉孟晉騎了一部腳踏車從我的寢室門口過。我問他到什麼地方去，有沒有要緊的事情。他說也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情。因此我就請他到我寢室裏坐一坐。於是他把腳踏車放在門口，我們二人一齊到我的屋裏。

幾句閒話之後，我就開始我的問題去問他。他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很細心的人，雖然他的生性很奇怪而且年紀也很青，但是他有他的才氣和聰明，他也有他的獨到之處，所以，我想他對於「一一四」空戰的全面情況，一定去研究過。

「我想問問你，就是關於『一一四』空戰的全面情況怎麼樣？」

「嘻嘻」他笑着吸了一口烟，「我也知道得不完全，不過，那天是這樣子的，」他順手在桌子上拉過一張紙片，捏起一支鉛筆，手臂靠在桌子上，並沒有認真去寫什麼，只是隨便地畫着，作為一面談話的配襯。

「是上午十一點多鐘的時候，按着防空監視槍報告的敵機情況，我們都起飛了，在五千米的高空上有一塊雲，雖然是塊雲，等到爬到一萬尺的高空時，往下看，那塊雲一塊連一塊的，已經密接成一層雲了，尤其是往遠處看，白茫茫的無邊無沿，完全像是雪後的大地，不，完全像飛棉填滿的海面，因為有在一起一伏的波浪。」他的言語是這樣的描繪景物似的，我聽了不覺心裏也好像已經到了高空的境域了。

「咳！」他咳嗽一聲，繼續地說：

「可是上面的天氣太好了，可以說是『長空一碧』，完全是天朗氣清的景色。四外一望，真是遼闊極了。我們昇到一萬三千多呎的高度時就不再繼續的上昇了。各隊都在各隊的空域裏巡邏着。這時

候，敵機第一批二十七架，從新繁已經向成都方向，因為還沒有來，可惜我們這隊還不曉得有裝配無線電嗎？可是×××隊得着陸上的聯絡，他們已經攔上去了。×××隊也趕上去了。敵機沒有到達×××機場上空，早被他們尋到攻擊上啦。兩隊夾攻，又是槍又是炮，把他們打得一場糊塗。第二批敵機，也是二十七架，那就是我們攻擊的那一批。「談到這裏，他稍停頓了一下，我才想到我忘了招待他啦。我去倒了一杯水，拿出紙烟來，他已經從衣袋裏把紙烟盒子掏了出來。

「抽我一支！」他反而招待我。

「怎麼能够叫客人自備！」不我覺有點赧然。

「什麼客人，我的比你的好。」

「好，咱們就抽好的。」我接過來，彼此抽着以後，我又追索着問：

「你們在什麼地方和敵機遭遇上的？」

「就是溫江過去那個方向，因為我們完全是用兩隻眼睛搜索的。你想這那能會看多麼遠？」他又感着沒有裝上無線電的惋惜。

「我們發現敵機以後，就馬上截攔上去。第一次是從前上方攻擊，後來就在側方攻擊了，×××隊也趕來一部分來攻擊。這時候，敵機見勢不好，趕快變換隊形來掩護自己。他們二十七架，本來分作三個中隊在平面上，這樣一來他們遭受了很大的損失，於是馬上把一中隊昇高高度，另一中隊降低高度，分做三層的高度，這樣的火力可以增大些，但是有什麼用？我們猛烈地連續攻擊着，不久一架，一架，一架，先後的起火掉下來。雖然，眼看他們，一架一架的掉下來，不過我們也化了很大的代價，可惜×××隊段隊員文都受傷而強迫降落了。後來聽說，落下來時，人還有希望，因為救護人

員去得太遲了，你想百十里路，要找到時得多長的時間？所以流血過多，犧牲啦！最可惜的就是我們的鄧副隊長（從凱這次犧牲了真有點惋惜。）本來他已經有七架的紀錄了，去年廣州第一次空戰，在一天之內，他一個人竟打下三架敵機，並且他和驅逐機格鬥時，也打得最精彩。不料這次攻擊敵人轟炸機，竟吃了大虧，唉！」他嘆了一口氣，我們彼此都感到這兩位鬥士的可惜，不過這兩位烈士，總算達到報國成仁的目的了，他們的碧血總算爲民族的生存而洒在成都的領空上。

劉孟晉一抬頭，又把他的談話繼續着說：

「雖然他們兩位犧牲了，但是他們兩位得到的代價也真不小了，敵人的轟炸司令被擊斃了，敵機一架一架的被打下去，在我們後來攻擊上去的時候，他們已經失去了還手的能力，簡直幾乎就看不到他們再。子彈飛過來，也許沒有子彈啦，也許槍手早被打死啦，起碼一架飛機上有一兩個人是死了。差不多每架飛機的發動機，都冒着粗黑的濃烟，飛機是一搖一擺地支不住正態，隊形紊亂得一塌糊塗，我看有幾架，頂多也不過再逃幾十公里就得落下去，嚙！」他帶氣憤的樣子。

「這時候是最好的攻擊時機，也是最有利的時候，可惜我們的油量都有限！同時飛機也都弄得少皮沒毛的，怎能够再追呢？就我的飛機說吧，我老早就聞到有一股子臭味，看着各個儀器，都沒有什麼變化，所以我也就沒有理它。及至回來一看，發動機的外罩，被打碎了。哈哈！」他突然笑起來說。

「最有意思的就是我們的黃分隊長，他飛機邊汽油箱上中那顆子彈算巧，這邊穿到那邊穿了兩個窟窿，竟然沒有着火，真可稱爲奇事！原來汽油燒得騰的很少了，子彈恰巧穿在上邊的空箱上，安安全全地飛回來落地，沒有事，哈哈！」

他愉快地笑着，完全帶着勝利的氣色。一時間在我的小屋裏，也充滿了勝利的氣氛。

劉孟晉忽然一瞧手腕上的錶，把鉛筆向桌子一丟，站起來了。他說：

「不談吧！我夢回去了，還有點事情呢！」

因為他說他有事，我也不便再留他。我們走出屋門外，他就抓住腳踏車跨上了。

「明見！」

「明見。」

我們互相招招手，我望着那兩個車輪向前加速輪轉着，他去了。

在「士校」訓練中

焙 戈

正當七七的烽火燃遍了祖國原野的時候，我們這一大羣青年開始投進了這大時代中產生的熔爐——士校裏來。光陰像一隻急矢，向着時代歷程大道上的箭靶射去，祖國在困苦艱難中和敵人抗戰了三年，我們在刻苦訓練中也生長了三年。抗戰快將走上勝利的道路，我們的訓練也將要完成。啊！好容易度過這一段冗長的日子，這三年！真給予了我們一個不可泯滅的深刻的印象。

記得是那年的冬天，同學們紛紛的從各地跑到長沙嶽麓山來入伍，住在一座鐘聲沉沉，鶴鳴悠悠的背着山麓的文廟裏。這大羣懷着滿腔熱血的青年，現在是跨出文學校的門檻，離別了溫暖美滿的家園，剃光頭髮，脫下大掛皮鞋，穿上草鞋軍裝，拋掉筆桿，肩起槍枝；不再像過去撫案吟嘯了，而要在寒風蕭殺的山野裏奔馳，要在大雪飛舞的操場上鍛鍊。

我們在這兒整整有兩個多月的正式操場訓練，天一破曉，我們就起床了，晚上睡在鐵冷的單牀上，因為經受了一天操場上的勞作，午夜也從未做過甜蜜的美夢。我們這時沒有假日，也沒有禮拜天。這雲麓宮上靄彩的雲霞，受晚亭前清新悅耳的流泉，是多麼美麗媚人的山景啊！我們雖然時常從它的身旁急急地走過，可是沒有一顆這樣閒散的心去欣賞。

是敵機首次轟炸長沙後的第二天早晨吧，我們忽奉命開始長途行軍入川。一個慘暗陰森的天色，我們踐着人間殘酷的痕跡前進，麓山一幅淒涼的影子，展現在我們的面前，悄然躍進了我們永遠不會

忘記的——這血的仇恨！

幾個月的光陰，我們都消磨在漫漫的遙遠的行軍途上，由三湘楚境，走到了這山嶺崢嶸的巴蜀，途程何止幾千里！我們踏過青楓江的雪，泛過洞庭湖的水，訪過禹王碑，上過岳陽樓，渡過滔滔東流的江水，越過天險屹峻的三峽，領略了嘉陵江畔的晚景，瞻仰了新都重慶；最後來到XX驛。我們就在一個小小的鎮上住下了，學校早已據定了這兒是我們入川後入伍的地方。找不到營房，那頹塌的碉堡便作爲了我們臨時的居所；找不到操場，那成渝公路便作爲了我們臨時的操場。正是暑熱的天氣，同學們擠在一個碉堡裏，空氣是那樣的窒息，跳蚤，蚊子，臭蟲，這些吸人血的東西，多得數不清，晚上得不到好的安眠，白天又沒有一些兒時間休息，可是，疲憊從未在我們的血液裏爬行過，精神是那樣的好的。焦炙的烈日，照在公路上，時而還有汽車行人經過後一陣揚起的沙塵，我們在公路上整日操作着「立正」，「稍息」，「一二三四」，口令是那樣的嚴肅，操作是那樣的整齊，這一個恬靜偏僻的XX驛，無形中也怒吼似的活躍起來。

XX驛三個多月入伍訓練，真讓人飽嘗了軍中的辛苦與快樂。這之後，便接到命令，全體又行軍到XX。當聽到這個消息時，每個同學的心中都是同樣的想：「跑路，我們已成爲能手，做一個軍人還怕行軍嗎？」那時候，我們格外顯出青年人的矯健與豪勇，一股子熱情，幾十天的工夫，八伍生隊便到達了XX。

二

入伍的時間過去了，同學們大家滿懷着興奮的情緒，離開入伍生隊，別了一年來甘苦共嘗的親摯的官長們，從XX寺搬到XX山。新秋的天氣非常涼爽怡人。學校在一個淘爛的日子，舉行了開學典

禮，我們正式做了士校第X期學生。在開學典禮中，我們聽到很多長官誠摯的訓話：「……國家在此抗戰期中，來創辦士校。國家經濟的困難，物質的缺乏，這是無庸諱言。但一切都從困難的環境中建設起來。這當然也不是很輕而易舉的事。但是，我們既已下定了這個堅定不拔的決心，甚麼困難我們都要打破。甚麼痛苦，我們都要忍耐。……我們學生是本校第X期的學生，是應該做學校的先進者，創造者。應該是在痛苦與犧牲中，來創造將來學校的光榮。你們是空軍的基本幹部，將來中國是能否建設起一個强有力的空軍，這一個重大的責任都在你們諸位青年的身上。……」

行過了開學典禮，不到幾天，我們便離開X山，遷移到X祠臨時校舍裏去。

週圍深綠蒼鬱參天的叢林，一泓曲折環繞青溪的溪流，這一座多麼幽靜的舊祠啊！好像是上帝已經註定了把我們這批青年要住祠宿廟的命運，時代已經給與我們這批青年艱苦磨練的境遇，但是我們並不因之而畏縮，悲傷，氣餒，消極，我們要用更強的堅忍的奮勇的實幹的精神，燃燒起青年人創造的火焰，來超越現實，克服環境，我們到這兒後的當天晚上，隊長在點名集合的時候，便向我們宣佈：「你們明天開始做勞動服務，挖操坪，填院子，鋤草伐木，自己開闢自己的講堂，自己修葺自己的寢室，不許有一個人懶散，大家都要努力來幹一番。」

幹！幹才是青年人生命的活躍。我們永遠興奮。我們永遠快樂，工作不會感到疲乏的。

不到幾天，草搭好了，操場有了，一切都在同學們的幹幹能做的情緒中，慢慢兒建設起來。這一座像佝僂酣睡着的老人一般靜謐的X祠，也就從此熱鬧起來，綠蔭叢中，揚着美麗的國旗，清脆雄壯的歌聲，震動了這寂寞的村野。

朝陽從東方金紅色的朝霞裏，伸出了天鵝絨的觸鬚穿過疏疏樹林，從屋脊上抹了下來，溫柔的撫

摸在院子裏。這一天清晨，我們穿好了新發下的飛行服，帶上皮的飛行帽，整齊的隊伍，站在操場上。今天是要開始飛行了，準備整隊帶到機場裏去；同學們望着我，我望着你，在微笑的臉孔上，表現了內心裏蘊藏着的一種極度的高興。我們飛行去的隊伍，經過露珠兒沾濕了的田陸，跨過一條溪流，一片青草平舖廣闊的機場，立刻便映進了我們的眼簾。那伏在機場邊黃色的機羣，吐出灼亮的花團，唱出節調悅耳的馬達聲；牠們好像是在歡迎我們這一羣將出世的乳雛。教官們跨上飛機，把飛機從場邊滾到停機線上，整齊的擺成一列同學們經過分組後，說聲各組帶開。於是一組一組的，一行一行的，跑到各組指定的飛機旁邊站住了。第一次的飛行科目，是感覺飛行，經過教官講解之後，一個一個的由教官輪流帶到空中去。飛機像一隻輕燕般的翱翔在蔚藍的天際，下面是祖國錦繡的大地。這時候同學們個個都已跌入了快樂的夢境裏；我想他們在這夢境中，也許會想到過去一段入伍生活的滋味，也許會把這不美麗的追憶，變成了他們愉快的泉源。

這年秋天，總是愛淅淅瀝瀝的下着雨，往往因天氣不好而停止飛行，改上學科。同學們大家都擠在一個小得可憐的草棚裏上課，這一個棚子又作餐廳，又作課堂，我還記得一個很可使人發笑的事情：有一次一位長個子瘦瘦的航空氣象學教官，帶着一副眼鏡，那個樣兒看起來，真有一種天氣預測家的神氣，他一本正經的對我們同學說：「這間課堂，似乎小了一點，坐這樣許多人，背靠着背坐下，上課有點不大好。可是從另一方面說却很合乎氣象學實習的要求。當我將來講到風雨云霞的時候，那坐前排的同學可以抄筆記，後排背坐的同學飛機就可以參考天空的幻變。……但是不許看天空中的飛機嗎！那時同學們都不覺失聲笑了起來，後來這位教官馬上改變了說話的方式，又繼續說：「我們處在這個時代裏，正是所謂『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的時候罷。你們青年將來能够負得起國家的責任，現在就應當從刻苦中鍛鍊出來。」他說得那樣高亢，語聲裏面滲進了無窮的力素一般。

深秋，颯颯的西北風，帶來了北國的寒冷。雖然學校裏披下了新的被子，可是我們睡在這風雨搖籃中的祠堂裏，午夜時分，總覺得有些寒意，往往使人不能入眠。狂風推動屋頂上的枝桠兒，像孩子的笑聲，吃格吃格的。夜雨一陣一陣打在室外的芭蕉葉子上，像情人的私語，點點滴瀝的。好幾位愛說夢話的同學，因為有幾天下雨沒有飛行，改上了軍訓和學科，在他們的夢囈中，說着心頭的煩惱。

日子很快溜過去，我們在這舊祠堂棚幾個月的刻苦訓練，完成了我們的初級飛行，這時學校建築的校舍也落成，我們從前臨時校舍——××祠搬進去；看到這新建的整齊清潔而美麗的校舍。我們感到無限的希望和快慰。

三

我們昇入中級，×期同學進校了。學校的建設漸漸完備，而我們同學受訓的方式亦漸漸更加緊張。

聽到一陣劃破清晨靜穆的號聲，同學們都集合在廣大的操場裏，迎着曉風，在朝霧朦朧中，開始我們的晨操。早餐後即刻穿上飛行服裝，趕到機場裏去。這一條由校部到機場裏的拉長的馬路，從早到晚，都有着我們同學們飛行去飛行回的隊伍。我們用過午飯，大家埋頭坐在教室裏，要上過三個鐘頭的學科，等到夕陽火熱的照在西天的當兒，才把隊伍帶到體育場去，體育教官說聲解散自由運動，同學們便各自去找他們愛好的，擅長的來運動。球場，器械操場，田徑場，一句話，整個的運動場，都充滿了洋溢的呼喊聲，洋溢的笑聲和洋溢的陽光，這時候算是我們最快樂而最活躍的時候了。

自從昇到中級以後，在校部沒住到過三四個月，大概是機場不夠應用的原因吧，我們又要遷到××地方去，當聽到了這個消息的時候，大家好像都有些兒不大願意，離開這設備完善的校部。結果命令真的下來了，我們只好匆匆離開校部，搬到××。

××，這是一個很清潔的小鎮子，我們的營房是建在離這鎮子兩里許的僻野的村莊裏。這兒有琮琤琤的流水，有綠茸茸的山林，清晨可以看到一縷縷身繞在農莊屋頂上的炊烟，黃昏時可以聽到小鳥歸巢在叢林裏啾啾的晚啼，真想不到我們會陶冶在這種幽靜風雅的大自然裏！

營房大概是很早就建立好的，準備我們的來到，學校也早就計劃了，中級學生是到這兒來訓練。機場在營房的前面，經過一條羊腸的小徑，走過一座小橋，到公路的那邊，就可看見機場整個範圍和中級訓練的飛機。我們來這兒後，只就擱兩天就正式開課了。

十月間的霧季來到了，冬天的朝陽嬌弱得沒力似的，總收不開很朦朧的雲幕。上半天人們都陷在這昏暗的窒息裏，機場被雲霧遮蓋得看不到邊際，像孤立在海洋中的一個多霧的島嶼。往往我們就在這島國上空的雲霧中練習飛行，飛機向上穿過地面一層低雲，上面便是萬里晴空的天穹。我們接受着飛行的訓練，我們努力的加強羽翼。這時候，我們的飛行進步得很快，編隊飛行，特技飛行，長途飛行，夜間飛行，盲目飛行，這些在中級時所應做的科目，很快的逐步的完成了。

「淘汰」在學航空學生的心目中，實在是一個不可思議而恐怖的字眼。我們越過了初級的過程，昇到中級，同學們對於「淘汰」再也沒有像過去那樣感到恐慌了，在心身上也就比較輕鬆而愉快了些；所以大家漸漸兒對於課外活動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組織各種球場，田徑隊，還有甚麼戲劇，歌詠等組織。自從到××後，只要是找到了課餘時間，這些球隊，田徑隊，不管是火熱的陽光下，或是冷

雨寒風中，他們總不斷的苦練着。由於他們苦練的結果，在那一次的××市運會上，他們真是吃一
時，造成了無鋒不挫，無堅不克的光榮勝利。那些愛研究戲劇和歌詠的同學，在學校每次的晚會上，
都有他們驚人表演的節目。當我們中級結束而要昇到高級的時候，也曾由他們主辦了一個××軍民聯
歡遊藝大會，在那一天，軍民一齊歡呼，一塊兒喝彩，熱鬧得幾乎快把這個廟子都撼動了。這一次
大會裏，在軍民間確實產生了情感溶合的偉大的力量。

這年的十二月尾，舉行了一次嚴格學術考試之後，我們在中級，又算是告了一個段落。

四

「到高級準備進那一科呢？學驅逐還是學轟炸！進這一科去，是否可以得到飛行教官的同意呢？」
這昇級進科的問題，一時成爲了每個同學的心事，有決心的同學，老早把志願書填好已經呈上去了，
可是有些同學恐怕自己天性不合，又要顧慮自己教官的意旨，總是那樣遲滯猶豫着。

分科了，學轟炸的同學要到××去，學驅逐的同學又要回到校部來，我們將要接受到高級的訓
練。兩年多在一齊生活的同學，馬上要分到兩個地方去，頓時在同學們的心底里，浮起了一絲兒悵
惘。一夜的雨聲，想不到隔天我這樣的晴朗，我們浴在溫暖的日光下，各人忙着收拾各人的行李，把
細好的被子，整理好的箱子，放在行李車裏，同學們爬上指定的汽車，一會兒車子開動了，驅逐科與
轟炸科各走一條路，車子向反對方向馳走，在陣陣再會聲中離開了這使人留戀的××。

嗚嗚，嗚嗚，嗚嗚，汽車沿着這康莊大道的公路，飛也似的向前面奔馳；公路在飛奔，山巒在飛
奔，同學們興奮快樂的心和蕩漾的歌聲也在飛奔。飛奔啊！青年寶貴的光陰在飛奔。我們在嚴肅活躍
飛奔的時代裏前進，轉瞬間，到士校來又將三年了。

日出之前

馬 丁

在靜寂的大地上，你可以聽到自然的喘息聲，在星星的天空下，你一定也感不到黎明就要來臨。但是機場的邊緣上忽然發現了移動的人影，担任機場警戒的衛兵，照例要高聲大叫「是誰！」「口令！」而睡眼惺忪的來者照例是慢騰騰的給他一個職別的名稱：「機械士」，或者是告給對方來此的任務「上班的」。

在有機庫的地方，最先發出聲響的是裝在機庫門上的轆轤的滑輪，接着便是飛機馬掌鐵在地面發生的磨擦聲。人的言語則是異常的簡短而稀少。在這里機庫還不會完成，我們的飛機便都放在露天的停機線上。我們第一件工作便是首先把發動機和座艙的罩布打開，把繫飛機的繩索解除，把鐵樁從地面拔起，把輪擋擋好，摸摸磁電機的洩電線是否無恙，油門的操縱桿是否牢固。

引擎開始了它的歌唱，由呻吟而變怒吼，起初你要以為是機關槍的排放，過後你要想到這是驚天動地的山洪陡漲。我們在它的喧噪之下，言語已經失去了作用，我們只能用手勢傳達我們的簡單的意思。我們要離開飛機座艙的時候，帽子時常很容易的被吹到很遠的後方去。小的教練機沒有起機的裝置，它的起動完全是依靠我們的機手，在寒冷的天氣裏，滑油的溫度是零，流在化合器外面的汽油也變成了白色的霧，雖說是天氣冷，我們也是累得頭上冒氣，身上出汗。要是坐在飛機上的同志一不小心，不是血肉橫飛，也得皮破骨斷。多少悲痛的故事都是在這時間裏演出的！

東方現出了微微的曙光，汽車拖着長長的塵土尾巴駛到了機場。從它的肚裏吐出了頭上有兩圈閃

光的教官。學生擰着槍，排着隊，像一條黃龍一般浩浩蕩蕩而來。

滑油的溫度已達到三十，壓力表的指針便退回到一百的左方，變成一道光圈的螺旋槳，忽然現出了它的原形，原來是電流走了近路，發動機已接到停止工作的命令了。

「立正」……「報告」……實到……員名……」……

雄壯的口令聲衝破了靜寂的空間，方形隊伍前面忽然增加了服裝顏色不同的一排，一位軍官在下課目了。接着是解散的口令，隊伍便像扇形一般的跑步前進，每架飛機的左邊，都到了一隊年輕的客人，他們是要經過這架飛機去完成他們的學業，去完成他們報國的使命的。

在一個手勢或一個口令之下，瘦長的螺旋槳又化成了一道光圈，驚天動地的山洪又爆發了。可是它帶給我們的不是像「猛獸」一般的「洪水」，而是當它爬行前進時所吹起的漫天灰塵。我們要冒着塵土把飛機送出飛行線，我們要冒着塵土拖着木擋橫過正在前進的飛機羣，我們因為生活在塵土中，所以我們都有一種普遍相同的疾病——痧眼。

「一位同事說：『我們每天都生活在塵土中，為什麼我們倒不會害肺病呢？』原來深藏在胸間的肺不似眼睛那樣露在外面，空氣到它那裏還得經過一段相當長的路程。第一，呼吸器有清除塵土的組織，第二，我們整日在露天下生活，我們的肺也應該要比那些公子哥兒們的強壯。另一位同事說：『早晨的空氣比蜜還甜哩！』這是真的嗎？有一個時期也許是，譬如夏天。冬天早晨的空氣則似乎

是帶着許多的小針或者是辣椒粉。要不信，請試試瞧。

金色的箭，萬物的生命綫，放射自山峯的東邊。翱翔在天空的飛機，好似睡了一宵的大鵬在試展它的雙翼，馬達的歌聲也唱得更加悠揚了。忙碌了整個早晨的我們的胃也開始咕嚕着需要些東西，如

果有素點心能在這時候來到，那是多麼好啊！但是飛機場是不准閑雜人們進出的，我們便只有忍耐着饑餓。因爲工作時候的汗水會滲濕了我們的襯衣。早晨的涼風又吹散了它的熱氣，我們的身上便感到特別的寒冷。沒有溫室的設備，並且還得繼續留在機場伺候飛機。我們也只得忍耐着寒冷。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分晴雨，不怕寒冷。我們是永遠地這樣地繼續我們的工作；我們是永遠地這樣的忍住我們的飢寒。等在我們前面的是衰老，留在我們後面的是少年。陳代主任說：「初來的學生是地面潛行也不會，在這裏學習幾個月之後，便能在天空翻騰了。你們看見這種情形也該得到許多的安慰與滿意了罷！」是的，我們便是這樣整日的向着翱翔在天空的飛機微笑，雖然寒冷的晨風，仍在吹打我們飢餓的肚皮；消逝的韶光也給我們在嘴唇上留下了一些遺跡。

爲「空中堡壘」而歌

唐 玳

(一)……序曲

在廣闊遼遠的原野上

在這祖國的土地上

無數的人，辛勞的

——工作着

他們揮動了手臂

洒滴着汗水

用着熱誠的心，共同的

要完成這「空中堡壘」

像一片海似的伸展開去

洶湧的激發着波濤

人們快樂地哼着自己的歌子

活躍着——

在這海洋中

灰色的天

灰色的山峯

還有飛揚在高空的灰塵

給人們造到成一個

洋溢着無言欣愉興奮的環境

溯風在凜冽的打着呼哨

帶着那股「喜洋洋」的味兒

沉重而凝固的嚴寒

阻塞着人們的呼吸

他們——

更有力的揮動着鋤頭

更有力的担挑着土筐

匆匆的奔忙着……

* 他們熱烈的參加這運動

他們從金堂，華陽，什邡……

自己的家鄉，來到這陌生的

地方，來建築這空中戰場

陌生的人

都帶着陌生希望的心

相互的在希冀的探詢着

想從相互的身上得到答案。

在那廣場上

他們都很快的熟悉了

因爲——

他們都在嘴角上吊着「葉子烟」袋

他們把石子翻過來

露出那潮濕的土泥

那淳香的土泥味

刺激着他們的嗅覺

還用沙子填補着

像在增強地皮的力量

辛勞的

快樂的工作着

沒有怨言，沒有嘆息

有勁，有氣力——

是那樣的送走有意義的時光

(二)……砲聲是一切的權威

當淡白色染沾上無涯際的天幕

晨曦降臨到人間，走第一步

空氣新鮮得自由盪漾的時候

一切都還是甜蜜的寂靜

砲手就爬起來

張開惺忪的朦朧睡眼

伸出一個懶腰送走殘餘的

昨天的疲倦

跑到那龐大的巨砲面前

在目光里給寄託上愛戀

把砲彈熱練的放進砲膛

朝着高空，發出巨響

這雄偉洪亮的聲音

抨擊着靜謐

還驚醒了成千成萬的工人

他們都匆忙的朝着工廠

繼續地又在那沙石堆

泥土瓦礫場上，工作者

還飄揚着一片快樂歌聲

每天，每一小時

他們都在一切的權威

砲聲裏生活

上工，下工，休息，用飯……

(三)……他們在吃飯的時候

八點鐘，那砲聲又在發出巨響

他們知道是該吃飯了

便放下了手裏的傢伙

鋤頭，土筐，和擔子……

遠遠的有人推着大木桶

朝他們走來，他們便爭先恐後

天真得和兒童一樣

一下便搶上去

在一碗醬蘿蔔菜的傍邊

六個人繞成一個大圈子

端着冒汽的大碗白米飯

他們吃得那樣香甜，又那樣狼吞虎嚥

他們喜歡在比賽吃飯的運動中

驕傲的誇張講述工作時速率的成績

他們說

「我在一袋烟的工夫

挑了四担土

運送了一車石子

把個小坑給填成平地」

另一個扭扭鬚子

顯得並不服氣

「哼！那不稀奇

我也是同樣的工夫

填平一大片窪地」

「……………」

說呀說的

那盛飯的木桶

又被捨走了，留下給他們的是
無限增長的臂力，腕力……

(四)……宿營地

當炊烟飄蕩在屋頂

灰色更凝靜在高空

在一枝旗幟的後面

他們朝宿營地走，他們散了工

用草棚搭起來的小屋子

擺在暮靄深沉的原野

昏暗孱弱的豆油燈光

到處給添上了一筆淡黃

他們毫無拘束的歌唱

快活得像「神仙」

還用一盆溫水

洗滌着那滿身的灰塵

然後，

他們從身傍的衣裳裏

拿出一根廉價的烟捲兒

熊熊的火，在眼前閃爍

他們也曾「享受」這小的「幸福」

他們也長時期過慣了這生活

所以，還在擺「龍門陣」

雖然他們已經不能看清楚對方的面孔

他呢？講得還是「聚精會神」

疲倦在侵襲着他們

眼皮在沉重的下垂

他們習慣的鑽進「稻草」鋪

慢慢送出香甜的夢囈

和沈濁的鼾聲……

……

羅山轟炸日軍

佚名

·靈巧的編隊·

在十月二日炸過羅山日軍砲兵陣地之後，日軍在羅山方面的活動力量是相當受到打擊，可是，經過了補充整頓後他的砲兵，又在助着步兵向西行進了，十三師團十六師團的一部頑強日軍又以其德國式鵝步踏在破壞了的信羅公路碎基上，背着包裹，端着槍，於黃土色的鋼盔下塗滿了亂鬚，臉子活像醜惡的鬼，那些砲手，更是心懷戰慄的一步一進，不時抬頭，劉桂棠匪首所參與的一羣土匪軍更是光怪陸離，除了擄來的騾馬牛驢外，還安頓了河南東南部擄來的「雌兒」在坐騎上，趕着豬鴨前進，可是一種什麼樣的軍隊？這太叫目中無人的醜態。轟炸罷，只有把火藥燒焦他們的面目，方可以叫他們對得住中華民國被害的國民與人類的道義，也只有用彈片撕裂他們身體，才可以終止其醜惡暴行，而且，還有那些用來轟炸我前方英勇將士的野戰砲也是雜在這疲乏，狼狽的行軍羣中，是的，只有以轟炸才能阻止轟炸，讓這些炸彈在其狹持中爆發罷。

在如此銀亮的飛機上安置了炸彈與機槍子彈，電池的黑木箱灌足了發動機噴油所需要的電流後，全身武裝的巨人一個一個跨上自己的位置。

帶有空中時針表的手開始撥動油門與起動機，機械士在滾輪前抽去了阻擋木，這高大廣闊的巨鷹就衝滾向前。旋轉的螺旋槳也不知揚起了多少灰沙，披糜了草皮，吹滾了空聽油筒。巨鷹起飛了，一架一架，機中人是漸漸的小，到後來只看到一點包裹着飛行帽的黃色背影。而飛機，也小了，小得像

一隻常在機場上空翱翔的黑鷹。

英勇的巨人，在把偉大的巨鷹飛向羅山去，那個會炸過兩次，而還密集了蛆似的日軍之羣的豫南要地。

在另一個機場，小蒼鷹的飛機也在紛紛一羣一羣的起飛出動，司動車的旋轉桿喂上了螺旋槳的嘴子，汽車馬達的鐵手臂開動了飛機馬達的唱歌片，寶昀的眼睛明亮的透過風擋的明角玻璃，當着螺旋槳的轉動數，默記着座籃裏飛行儀表之指標，看司動機車工作完成退出後，飛機起飛了，這孩子像一個大情人，對所有的人都要好，揮一揮手，沖出停機線，奔向無涯場地跑道，飄起在雲天。

束黑絲巾的阿蘇，方面大耳的阿董，小弟弟的好朋友阿王，星月五子，還有紅張飛，以及記不清的青年飛航員，一架一架滑出去，飛起來。

向大地揮過手，他們輕快的編成隊形，一層又一層，寶塔似的，凌空吼着而去。

在羅山附近，他們會合了去做轟炸任務的巨鷹，小鷹見了巨鷹，像是看見了有力量的雄壯哥子，舉起堅壯的手臂，擎着鐵錘向敵人頭蓋擊下去。

老鷹看見小鷹，也像多了一份空中警衛軍似的安心着，盤旋，搜索，從容的投彈。

·高射砲指示了方位·

兩次炸羅山，敵陣中那一味的躲匿逃避與迷彩掩蔽使飛哥兒太寂寞了，雖然也炸中了敵人炮兵的砲與兵，掃射了騾馬與倭寇，可是除了自己炸彈爆炸外就只有聽到二次被炸的敵陣地雷與砲彈的共鳴，今天，可多了，遠遠的在獅河西南，就聽見隆隆砲聲震蕩空際，積層雲的流動幕下凝結了許多小花架。

嗅着氧氣，巨人的手把飛機飛得高一點，在安全層裏盤旋，找尋，讓轟炸員從容瞄準。

獅河的水比小黃河並不粗多少，上空看來都像一條黃絲帶，信羅公路彎曲的弧形支幹倒像一隻手臂，這隻手臂本來是河南南部樸實的農民輸送其生產品棉花，麥子，烟草到信陽火車站去趕南下列車到漢口出售利用的，而今日正被殘暴的敵人踐踏，敵人打算像橫鉗的齒樣，先咬着你武漢保衛線北端之平漢路的信陽，再從武甯陽新邊境伸支到咸甯的粵漢路上，重演着徐州的把戲！

以敵陣中倉皇失措的高射砲為方位，飛哥兒在砲彈吐凝的白花遭測算着，這是一顆斜射上來的花，牠打算以柔情絆下中華硬漢的腳罷，那一顆從後面打來是想擊中尾航，但那偏着間隔得很厲害，到是使機座中人算定了，在公路旁的那一個燒焦的村舍中有砲位掩藏那一塊林木下戰慄着馬匹日兵。老鷹編隊羣分成了幾個小羣，散開而又交流，從外圍到裏圍的交流飛着把炸彈投下來。

· 炸彈投完的時候 ·

濃火沖起烟塵，幾千尺下的地面在翻騰，草皮飛起來，把伏在草上的灰色的臉炸成片片，樹折倒了壓在燒焦的馬匹殘骸上，大砲的身上滾滅了，橫掃伏在砲下的日兵之頭蓋，砲彈爆發了，片片撕裂着其附近的散兵羣肢體，高射砲不響了，烟火騰遍了公路兩旁小邱地帶的村舍，樹林。

炸彈經不起幾次的投擲，在牠爆起大片彈着面的人馬砲與輜重後，那殘餘的敵人之逃竄，該是機槍子彈之掃射任務了，轟炸員的手現在緊扣着機火線，飛機像一頭狂熱的大鵬，搖動兩翼與機身，就着前座的機槍火流之吐射，使牠再來一次殲滅殘敵。

小蒼鷹也分出一部分參與這地面靶子之射擊，另一部分則唱着歌，在高空防備來伺的敵機。

· 飛還母地 ·

母地的人，在念着這些出征的孩子，北方廚師正在灶火旁做着he拿手的餃子，總站長的白髮更銀亮了，健步奔跑佈置，一如青年人的敏捷矯健，中國張飛在他的雄亮的吼聲中指揮着機械士，他是今日最勇敢的一個，當場中信號台上已高懸紅黑旗時，他還幫着指揮把一架小蒼鷹飛上雲霄，才駕了汽車走開。

指揮部的電話不斷的響，那廣東人臉型高貴氣質的指揮官與他的參謀長正在計算歸程與時間，綜合防空情報，有無新的情況來決定新的佈置。

出征的孩子終於歸來了，在積層雲的定形天下，吼着雄壯的歌曲，一架順一架的航線飄落下來，快滾一陣，又慢滾到停機點上。

龍騎青年與銀色巨人的生活是美的，中國的命運他們分了一部分。不勝利即死亡，他們在把生命如飛機似的拋向天空，那美的飛翔與令人興奮的編隊大飛行，合奏着轟炸掃射敵陣的烽火樂譜，都是爲了祖國命運，爲了實踐領袖與人民的意旨，而無吝嗇的以生命之投擲爲榮幸。

軍中漫記

歌 天

或習慣了，起床總是在「起床」的號聲中，縱然能够早醒，也是在被窩裏翻騰；可是有時候在夢中忽然聽到號聲一響，也能够一下子就爬起來。

跑到廁所，在那裏等候「位置」的人非常多，（凡是一個有軍事生活經驗的人，都會想像得到在早晨起床以後的廁所裏是怎樣的擁擠，）早操的時間又在後面催促着，於是，我索性就等到早操以後再說了。

早操，我仍然是敷衍了一陣。不過，真正認真去做的人，還是不少。

早飯後我回到寢室裏，一眼就望見壁頭上的日曆。

「噫！」

順手扯下一張——一九三九年底日曆上頓時露出一頁九月十一日的顏色。

「星期三」

我把視線找到功課表上，在星期三這一格裏尋出來今天上午有我兩堂「飛行學」。

「飛行學」的進度談話「向台兒」（Chandelle即上昇轉彎）了。上堂時我就把「向台兒」的「動作要領」「動作綱要」和「實施注意」塗了兩黑板，同時又在講台上比手劃腳的作一個做「向台兒」的樣子——從加油門，推機頭，壓坡度起，一步一步的直比到改正了坡度，收回舵，收回駕駛桿，推平機頭爲止。號聲一響，我帶着一頭汗出了教堂。不久，我又在號聲中走進另一個教室裏。

這一教授班的課程的進度，也該教「向台兒」。我還是像頭一堂那麼寫，那麼說和那麼比劃。不過在下課以後，我自己感覺這一堂較前一堂講得順嘴些，同時後一教授班的學生發發問題，還是我在前一教授班講的時候根本就沒有給學生一個發問的機會呢？

午後，我剛剛圍着，「嗚！嗚！」要開往飛機場的大卡車底喇叭把我叫醒了。我知道有點晚了，不敢再遲延，跳下床來，抓起飛行衣，一面穿一面找到了飛行帽匆忙地跑了出來。

大卡車上的人已經站滿了。我連跑帶竄地一腳蹬上車輪，兩手把住車箱板，正要向上邁腿的時候，看見同事們每人手裏吊一個小提包，我才恍然想到了一件事：

「喂喂喂！請等我一下，我忘記今天是該我們『疏散』了。」

我沒有顧到別人笑，更慌張地跑回屋裏，把牙刷牙膏，洗臉手巾等一些零用的東西拿出來。到機場。機場裏刮着風，我們就在風中站起隊伍。

「課目！」

科長把舊課目「小轉彎」的進一步的要求講了一些話，要每一位教官再進一步的去要求學生。隊伍解散了。我在那一排飛機中去尋找我的飛底號碼。

「陳××怎麼沒有來飛行？」

我到了我的飛機身邊向着排列在機翼旁的我的學生們問姓陳的那個學生怎麼沒有來。

「報告教官：陳××請假進城醫牙去了，他說他還要趕回來飛行呢！」

「唔！……」

我把科長的話加一些減一些的又對學生們敘述一遍，就揹上保險傘爬進飛機底「座艙」了。

「帶」了兩個學生——第一個是許X，第二個是伍X，兩個人的「小轉彎」都沒有多大進步。第三個該李X飛行，我就放他去「單獨」。囑咐他先做兩個「中轉彎」，再做「小轉彎」，指給他空域，不准亂飛，做到二十五分鐘的時候，向機場飛回來。再飛兩個「起落」，就滑回「停機線」。

李X聽着我的話，好像一句一句都嚥近肚裏了。他爬進「座艙」裏，我幫他扣好保險傘，又叫他調整一下「安定面」，最後還告訴他：「今天有風，落地要注意。」

李X把飛機滑出「停機線」，我撫着機翼尖跟到起機的地帶；看着飛機向前滾動，逐漸加快，疾馳地離地了；直到那飛機昇到約有三百呎高的時候，我才就身躺在草地上來休息。

陳X回來了。我沒有放他去「單獨」——進城一趟，也許會引起他的得意忘形的情緒來。於是我又爬上飛機「帶」他飛了幾十分鐘，真怪事，今天他飛得反而有進步。飛回時，機場已擺出「停飛」的標幟。因此停下來我也沒有給他們——學生——多講些什麼。汽油加滿。我把小提包掛到飛機的「座艙」裏，「帶」着一位機械同志跟着別人起機了。

太陽斜到西方，天空都被金光洗染，俯瞰機下的大地，村莊和田間都反映着金黃，獨有山谷間，鋪蒙出一層一層絲般的灰白烟霧。當我飛在深山上空時，身上感到有些寒意，於是，我把圍巾又拉緊了一些。

目的地到了，機場上空的飛機像暮鳥歸巢般在上面兜圈子，一會兒都靜靜地臥在草坪上了。

沒有脫飛行衣跟着別人到街上跑了幾趟，當我發覺路人用驚奇的眼色看我們時，才感到有點招搖過市的歉意。

在街上買了很多梨子——我飛行衣上的口袋都裝滿了，回到住宿處大吃了一陣。

晚飯後，有四場玩撲克牌的——有的是打一百分，有的是來 *Bridge*。雖然是汽油箱對成的棹子和凳子，上邊點着兩支牛油蠟燭，可是那些參加不上的人們，無聊得直是罵街——恨自己爲什麼不帶一付撲克來！

睡覺前我出來一遛，一抬頭望見亮晶晶的天空，月亮變圓了。四外看，雖然烟霧層層，模糊中仍然看出烟霧以上的山底輪廓。遠看看，仰望望，一時我看到山月底月夜也是另有境界的。

回屋來，老劉正在罵街。已經睡下了還在發什麼牢騷？我心裏想着還沒有問呢，有一個在他自己的被窩裏笑着向老劉打趣了：

「老劉，我們承認你是英雄！古人有『臥薪』的，你這叫做『臥汽油箱』！哈哈，況且只爛了兩隻？……」

在又一陣的笑聲中我才明白老劉的床（汽油箱對成的）有兩隻汽油箱被坐爛了。

「媽媽的，飛將軍也受起洋罪了……」老劉還是不安心忍受的牢騷着。

「哼，飛將軍吃多了地瓜，也是一樣的拉肚！」

豆子大的菜油燈光，漸漸的照成黃顏色了。室內漸漸的靜了。漸漸的響起了一片粗暴的呼吸，漸漸的又響起鼾聲了。

X

X

X

「該起床啦！……」是組長坐起來叫的。其實有一兩個人已經起來出去了！不過大多數的人還都在夢裏，經組長一喊，「咯啣，咯啣，」的汽油箱板子就亂響起來。

太陽還沒有昇出來的時候，我們就一架一架的起棧了。

飛回來，學生和早飯都在機場等着我們的。

我用涼手往臉上抹了一把，端起稀飯碗蹲在草地上喝起來。

早飯後，我跑到機場外的廁所裏偷抽了一支紙烟，才去教學生，「帶」了三個，放陳××去「單獨」，落地時他竟然來一個 Ground loop，滑回「停機線」的時候，本來我想處罰他站「T」字布，不過他一向飛得謹慎，因此我只責問他：「爲什麼不小心？」慚愧的顏色已經呈現在他的臉上了。

午間，回到學校的宿舍裏，見我床上擺放着五封信，一口氣看完了信，才想起來脫飛行衣。下午，又有我一堂「飛行學」的課。

晚上寫了兩封信，讀了幾章書就睡了。

一夜睡得非常舒服，剛剛睜開惺忪眼，外面已經在吹「起床」號。

下床來看見日曆上的一面還是「九月十一日」。

「噯，噯！」

兩張日曆順手飄去了。

× X X X
在我們的同學中，有一個綽號叫做「劉公道」的。一提及「劉公道」這名字，大概凡看過京靈「法門寺」那齣戲的人，總會想像到一個白鬍子老頭兒吧？可是我們同學中的這位「劉公道」，却不是那個樣子。他高高的身材，寬寬的肩膀，方方的面龐，大大的嘴巴，常在一笑中把他的一雙眼睛襯得顯了小小一點，人才二十五六歲，從拳頭上可以看出他滿身蓄有着力量。有很多同學之所以叫他「劉公道」者，這是由來已久了。

是在五年前的時候，我們正在古都的洛陽當飛行學生。這個所謂古都除了有幾處歷史上記載着的破舊的名勝和古代遺留下來的文化的殘蹟之外，他是一個十足的中原地方；沒有色調，枯燥，平淡得像一个農村婦人的平淡的面目。我們就在這平淡的原野上，跟着盲目學習飛上落下，而生活也是如此的單調着。

因此，學校當局對於學生的正當娛樂非常的提倡與鼓勵，而「劉公道」這綽號的來由，便是在京劇「法門寺」那齣戲裏他登台扮演了「劉公道」這一脚色。

「唔，張哲！唱的滿好哩！」

「喝，劉公道，行！」

這都是同學們在演過戲以後對着這以扮演「劉公道」的張哲所說的。可是他好像臉上帶着羞澀似的把一雙眼睛又笑小了：

「別閒扯談啦！」

他的話却不像他的眼睛那樣溫柔，向來都是這樣的簡單，乾脆；而音調是硬的，使人一聽，就能够辨別出來他是來自東北。

他的家是在那遙遠的東北角上，一般人所有的家庭中的溫暖和幸福，他都具備着。可是，他悄然地離開故鄉了，那是因爲「九一八」的炮烟給他薰焦了，倭國軍閥的橫暴激起了他的敵愾心，於是，他忍痛拋離鄉井，走上了祖國解放的戰線。

第一次他投進「中央軍校」，後來又轉入「中央航校」。從這兩件事上可以看得出他是怎樣的下

了決心——要用自己的力量與生命來掃去蒙罩在家鄉上的厄運。

並不像某些人，有了很大的拖負，就一天到晚愁眉愁眼的——人都是非常的樂觀，愛說，愛笑，愛鬧，可是，說起話來總是跟他的聲調一樣的硬，聽着怪別扭的，人的脾氣也是如此的別扭着。

因爲別扭，同學們連他戴的帽子也看成別扭了：

「喂，張哲，你的帽子怎麼老是戴的那樣低下！」

「老習慣！怎麼的？」

他真的有點「那個」；一邊回答，一邊用手把軍帽舌頭又往下拉了一拉——帽舌頭將要遮住那一雙被笑擠小了的眼睛了。

「這叫什麼習慣？」

他笑了，他沒有回答；大家都笑了。是後來從另一個東北同學的口中，才曉得是他們「馮大」的老習慣。有一個時期，「馮庸大學」的學生們挺愛把帽舌頭向下拉得低低的。

因爲他從前讀的是工科，所以他特別有興趣去製造點什麼「小玩意兒」。有一次從工廠實習回來時，他手裏扣了一小塊無用的鋁合金。一個禮拜後，那塊鋁合金被製成一個精巧的戒指在他的手指上出現了。

風氣一開，不久，有很多同學們手指上都嵌鑲了不少的各式各樣的鋁合金質戒指。

抱負和興趣給他奠定了很大的飛行基礎——學習的進一步率加速的前進，雖然我不是有心要把他描述成爲一個「天才」。

當我們初級飛行正在一個緊張的時期中，有一天，同學們都在「停機線」前面幾排排列整齊的長凳子上坐着，一架「教練機」向後吹捲着塵土滑滾到「停機線」上停了下來。忽然，在座位中有一個

人驚訝了，這驚訝不是因為看見那「教練機」停在「停機線」上，而是：

「瞧！教官的圍巾。」

「圍巾」這是一個能够引起全體同學都感到興趣的名詞。教官覺着他的學生可以「單獨」了，就從飛機上跳下來，把頸子上圍着的綢質圍巾解下來，繫在飛機翅膀的「張線」上，讓學生自己飛上天空，如果在空中，另外一架飛機發現了這架飛機上飄擺着一條圍巾時，那架飛機要給這架一切的方法，大家都曉得這是第一次「單獨」的飛機。

剛才停下來的那架「教練機」的右邊上下翼中間的「張線」上，正繫着一條白綢圍巾，這圍巾被前面的「螺旋槳」激出來的風向後吹得飄擺着。

許多同學都看見了那條「張線」後面飄擺着的白綢圍巾了。於是大家都興奮起來——因為這時候大家都快要「單獨」了，但還沒有一個正式「單獨」的。

「是那一個？」

「等着瞧好啦。」

「是那一個的飛機呀？」

坐着的人有很多都想早一點看清楚那個被放「單獨」的究竟是誰，「心急」把坐着的人羣擾亂了，可是那個仍半蹲半蹲地爬在飛機的「座籃」旁邊聽教官講着比着的學生却還沒有離開飛機的動向。終于還是被忍耐的人們等着了，向教官敬一個禮，五個同學從「停機線」那裏橫排着齊着步伐跑向長凳子邊來，——右手那一個方方的臉上被加速循環的血液脹紅了。

「是誰「單獨」了？」

跑過來的那五個中間的一個用手向右邊一指，右手的那一個可噁不住那張大嘴巴了，一雙眼睛立刻小起來，臉龐也更加緋紅了：

「不算，不算，落地跳啦，跳啦！」

雖然後來就飛行時間表看，那最少點鐘點的「單獨」的不算是他，但在時間的過程上誰都得顯示張哲是頭一個「單獨」的。

對於飛行，他是一帆風順：由初級畢業昇中級，由中級畢業他就選入「驅逐」科學習了。

離開學校，大家都分手了。相隔一年多的時間，我們又碰到個機會相住在一起。久別初見，大家都特別親暱，可是稱呼仍然沒有改，叫他「劉公道」。

這時的「劉公道」雖然也曾經參加過幾次劇烈的空戰，他却沒有像一般筆下描繪的英雄那樣，不可一世的傲慢。他仍然是他，性情還是硬得有點别扭，一雙眼睛還是在笑中縮小着；手指上都加添了幾個新式樣的戒指——有一個是買來的，其餘都是他自己新製造的。

是一個夕陽將要西下的時候，幾個同學要說到田間散步去。「劉公道」也是這一小羣。走着說着笑着中的一個，有的彎腰抓一把麥苗，有的採了一支盛開着的菜花，有的就動口了：「不要糟蹋老百姓的莊稼啊！」「喝！你真是一個大好人。」接着就是一陣共同的笑聲。

「鳥！」

「撲啦」一聲，一隻鳥從麥棵裏飛起來。好幾條視線都排上了那隻鳥——看牠不飛的姿態，看他飛的去向。鳥遠了，看不見了。視線落下來，看見迎頭走來兩個背書包的小學生。

「你們倆是兄弟倆嗎？喝，書包都很好看。」

小的驚懼着面孔想走，大的和露地站下了。

「還是弟弟這個書包好看，花的，這墨水畫一定是你自己畫的？」
「小的高興了，笑了。」

「給我們唱個歌吧：我想一定唱得很好。」

最初感覺羞澀，後來被人慫恿着，鼓勵着。小的完全承認唱了。

「要唱，要唱，來來來，來，預備，一，二，三！」

一種不大合乎音節的脆嫩的奶聲唱起來了：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

……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

……

那年，那月……

才能够……

「得啦，得啦，」
「劉公道」不耐煩的把他倆的歌止住了。另一個同聲說：

「好好，唱得好，謝謝你倆。」

兩個小學生帶着滿足走去了。

「真他媽的掃興！」

「劉公道」真有點不高興了。帶着一副異乎尋常的臉色，自罵過那句話以後，別人再說什麼，他也不言語了。

這歌詞是有些激觸了他的情感，他是常人，一般人所通有的感情，他一點不缺少。他離開東北六七年了。在這六七年的時光中，誰能夠說他的感情沒有頓弱過？故鄉，田園，年邁的父親，溫暖的家庭，一件件都能够引出了遊子的眼淚，一件件都能够擊酸了異鄉客的心。然而理智控制着感情，他不願聞聽這種哀嚎的哭聲，他雖然同樣的感覺到別家的痛苦，他却認得清清楚楚，哀嚎與哭泣都是驅不走倭寇，收復不過來已失的家鄉的；要驅逐敵人收復失地，沒有僥倖，全得靠自己力量！

不久，「劉公道」奉命到重慶去了。過了一個多月，忽然傳來了一個關於他的噩耗：在一個有名的重慶上空，「五三」大激戰裏，雖然我對敵的戰仗結果是四比十，張哲却在這次大激戰中爲國殉身了。同時還有一個更不好的傳說：當他追擊敵機而被敵彈擊傷落地時，人還有知覺，後來竟被他手指上的幾個戒指和腰間的手槍害了他的死命，固然我不相信人間會有這樣無知和悲慘的事實，但是，張哲的犧牲却不是一場夢幻呵！

我不悲傷張哲的犧牲，他是決心犧牲收回他那已失的家鄉的；只痛惜他沒有眼看着洗去已玷污在家鄉上的恥辱就休息了！我們的同學，我們的志士，我們的烈士，你那沒有親眼看着撕去，蒙在家鄉上的厄運的遺憾，後死的我們將要誓死與你補償的！

驅逐隊生活

唯 美

年青的人，誰不面對戰爭？而機會最多的，當然就是我們這一羣了。在抗戰三年多的那間，我算不清走了多少地方，數不出會見過多少人，記不起做了哪些事。終日裏就是那麼的飛行復飛行，戰鬥復戰鬥。因了人物和環境不斷的變換，我們的生活方式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改變了。終於，我入了川，到了這多霧的X城。現在我們居然也像樣的安靜着生活了。除了隨身的洗臉用具之外，桌上多少也敢於架上幾本書籍，擺點文具。點名，站隊，集合，出操，上課，以至於做紀念週，那些同我們自從打仗以來便久久生疏了是事項，都可回轉來找着了我們。即日日親近的戰爭，却也依然和我們做着伴。

要講起空戰的生活，你或者不相信，哪有一個終日飛在天空的人？但是，確實一日間五六個鐘頭的飛行，我說得並不過份。失眠不過是眼黑着，精神消耗得過多，眼白都那麼透出點紅點。但那空氣缺乏的高空，剎那間生死的搏鬥，一個個，髮兒脫落了。一天二三根，一天二三十根，一天二三百根的繼續下去。看看，幾月的分別，老王的頭髮又稀許多了，廿歲多一點的小張，髮間的白色更加重了，在歐洲，或許因為他們物質條件的優越，人員補充的週到，休息和調養都是事實。但是一個貧弱的我們這祖國裏，在米糧也被囤積成珠玉的今日，拿出薪餉的半數來吃食，也不見得就說得上調養和休息吧！現在還不是時候。只爲了瞭解這次之戰鬥的重要，多讀了幾年書，有一點正直的良心，我們全都堅苦的支持下去。記得五六月間在日本對重慶作大計劃的政略轟炸時，常常楞着作響的肚子被拗定留在天上，但只一發見了對手，便忘了肚皮而記起子彈了。在有汽車時記起腳踏車，但是在沒有汽

油時，腳踏車自是上乘，在留定巡行時，抱怨着肚皮，但是一見着了敵機，拿自己的飢餓比國家將要被損失的財產和生命，我還是先願後者吧！只有那樣，敵人才能適時的一架架下去殉葬。當看見它們一點也不猶豫的就施長着黑烟下去時，肚子的飢餓也早就忘憶啦！

在現時，一個月拿着二百元左右的薪金，所過的物質生活是並不會好的。從前，人都以為飛行員是闊綽的公子哥兒，却也不知道他們也是每日得顧吃顧穿的呢！吃着紅色的糙米，黑色的土麵，白天在恐慌的彈道左右閃過，還怎麼說這樣的生活是優越的？在想起都市中小資產者們糜爛的生活，沒有一點道義感的商人在那裏大發其國難財。看着人家拚死的偷生者等待着坐守其成，我們真是痛心疾首，牢騷滿腹！但是再要一想到我們可愛的祖國，想到那淪陷在水火中的同胞和街頭凍餓着的難民，我們便咬咬牙，一點怨聲也不響了。

在X城這幾日的生活是較為安靜的。我們六時許起床，點名，早操。在濃霧的冬季，我們定定神，居然也能參加學得點目前國際，情況，軍事的現勢，近日航空界的新學術，日本軍事政治和財政的動態了。常有時看見課室窗外和煦的陽光，農人的冬耕，老牛拖着犁兒，鼻孔裏噴出一股股長長的白氣，竹林的邊緣二三母鷄啄食，不時還「閣閣」的叫上三聲，那是多麼的美麗啊！——一點也沒有戰爭的氣味，露出的只是一片的和平，二派的清芬。

下午，我們抽時間拿過舊的飛機來熟練技術，教導新人，期待着下次戰鬥更好的收穫。最近，聯合球隊也組織起了。新人自有新氣象，老將也不減當年風采，勝利一次跟隨着一次，真使人興奮。在閑暇的傍晚，散散步，音樂聲傳在村莊裏，也給機場的靜肅調劑調劑。

只有「今天」才是被我們所欣賞的，對於過去，無論對或者錯，是或者否，總是都已經做下了，

沒有懺悔也沒有懊惱。對於將來，誠然是一團的希望，一片的光明。可是在那里跑得比時間還快的我們的生活當中比較起來，明天的接近我們是多麼的緩緩啊！所以，只有今天才是能够暫時滿意我們，也是我們常常抓得住的。啊！只有對於今天，我們才有讚賞，我們才現實的歡樂的享受它。今天，我在這盆地的谷底寫作；明天，或在我又要去渡北國的寒冬，或者去淪陷的兩湖上空巡行着了。前一分鐘我見的是什麼，後一分鐘就是完全二樣，那麼的亂雜而且不能重復的。猶如你生在電影院中，有情節的正片給你以阻嚼的美味，但是那新聞短片片斷的剪接，却只是雜亂的新奇，煩囂的熱烈。在戲院二小時，若是全部都是這樣變幻莫測的片斷的剪接，你將如何呢？——而那，那就是我們的生活。

我們當然有一付較好的眼睛，一點較機靈的頭腦，再加上環境的刺激和培養，我們便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現實的賞識。

寄意歸來

岷山

(一)……X站之夜

下午四點多鐘，一架生疏但又有點親切的雙發動機長頸項的飛機到達了常為敵機所威脅的X城上空。牠正在城郊西北角的一塊荒蕪的黃色曠野上盤旋了一個多圈子，找到了鋪在地面上的白色風向布符號，又大約辨別出那條比較全場顏色要深一點的黃色跑道，於是，在第二個圈子開始後不久，這架雙發動機飛機就把業已降低的機身完全着陸到跑道上。先是快速的，隨後悠悠的滾進，終于緩慢的停在那有人叢聚集的所在。

在機場等候的人羣走向飛機停歇的地點去，飛機上的前座，這時已經打開了天頂窗，露出半個身子以及面孔在外，中座的飛航員身姿面影也可以看到了。當地面等候的人羣移走到飛機附近的時候，人羣裏的一個身體結實而又穿套有飛機領章的軍官對飛機上的中座高喊起：來

「昌雍，原來是你！」

那被喊作昌雍的飛航員，這時已完全把機座裏的儀表開關，措置妥當了。雖然發動機的餘音仍在耳內作怪，但地面上人的喊聲他是聽到的。一看，原來是從前X除中的同僚C君。馬上自己也跨出了座艙，從機翼上順滑而下，像一個巨人似的臃腫着全付飛行戎裝走過去和C君握手。

「你在這裏好極了，那我一切都可以放心了。」原以為到這個在敵機威脅之下的機場來起落不免要出事的擔憂，由于見到了老熟人是減輕了許多，但心中還不免顧慮着。

這時候飛機上後座與前座的人全都出機了，昌雍馬上就和C站長商量怎樣處置這個龐然大物的問題。他們兩個人走出人羣的包圍圈，昌雍主動的把C站長拉到離人羣三十米的地方，向C說：

「這次你的責任可不小，我明天一早由這裏出發，在出發之前，這十餘小時裏，你與我是有着共同責任的。現在是第一步，就是這架飛機的掩蔽問題。」話完了。兩隻眼睛注視着這個在深思的站長。

「飛機來了之後，我就着手準備地面上應有的工作，一切你可不必顧慮，掩蔽也沒有問題，我這裏有的是地下機窖。只是我在担心明日加油起機那一段時間。如果萬一敵人的小耳朵給傳去了X機場到有巨型機一架的消息，他明天一早一定會來驅逐機搗鬼的。」做站長的顯然已經設想到明日的拂曉攻擊。正當為地窖中推出的飛機加油開機的時候，敵人的距此不遠的機場起飛了驅逐機。一陣兵慌馬亂，不必要的使這架負有重要任務的飛機和飛航員吃虧在被攻擊的敵彈裏。

「那只好碰運氣了，現在你且去使牠躲起來，然後我們再商量明日的問題。」

兩個人說完之後，昌雍又去看了一下跑道與場地，C站長就指揮機械士隊隊長協同隨機到來的X大隊機械人員，把飛機滑到距場不遠的一條偽裝路所引往的地下窖中去。

一輛汽車把昌雍克和領國等裝到空軍招待所。這雖是一個靠近火線的城市，但從夜市來看：燈光，人色，全無戰地的荒涼。他們被引到招待所。亦正如飛機被引到地窖中一般。在這所幽靜的花園裏，只有昏暗的燈光與一二個侍童在給他們端上蛋、餅，以及開水等飲食，站長在機場指揮畢，也趕來與他們商議着。

「我的老兄，這次你不顧一切的飛到這個地方來，究竟爲了什麼呢？」做站長的老大哥一開口就

是杞憂的問着。

「如果不拿你的轄境做一個起落站，那我是不能完成上峯交下來的任務的。我已爲此煩心了十天，這些日子沒有那一天不是飛雪洒雨，所以遲延至今日。但願明天是一個好天，那我也可以早去早回。至於你所担心的拂曉攻擊，我何嘗不想到，不過我們可以把起機時候提早，也許可以過渡這難關。」昌雍也以飽經憂患的態度回答了站長的問話。他們約定明日早晨×時多去機場，無論如何提早起飛。

商定了之後，站長走了。這冷靜的花園臥室裏，昌雍與克和鎮國三人也就解衣入睡，雖然都閉上了眼，昌雍的腦中却有着許多斷續的思慮在湧進。

總之，明天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從起機時起，一直到重歸落地爲止，這十餘小時的遠征就得靠那一分一秒都可碰到的失敗是否糾纏過來這一點決定命運了。

(二)……星光下的起機

×點多鐘，濃睡中的李昌雍醒了轉來，自己正安睡在潔白而溫暖的被中，責任感使他掀開了包裹自己的溫暖，進入夜之寒氣中。並且由於他的起床，同一命運的克和與鎮國也都醒起來了。

汽車早已在等候，他們匆匆的洗了臉，吃了碗雞蛋，就乘汽車去城郊的荒野機場。從車窗中看去，天上全是藍色金星在閃光，有一股微拂的寒風流過面孔。

「可以有一個晴天呢！」因爲看到天上有星，三個人一致的心中暗暗高興。到機場，遠遠就聽到那架飛機的發動機在怒吼，而且還看到火花閃映出飛機的形體與人姿。站長以及機械人員老早就已把飛機從地窖中推出，在整備了。

呂雍與站長見面後，二個人又商量關於起飛的事。昨晚所已商定的，用人在跑道終點……；這一點站長也早預備了。於是等到發動機溫度够了時，三個戎裝的勇士就與地面上的工作者一一握手告別，跨入機座中了。

螺旋槳一陣劇烈的旋轉之後，飛機的輪擋被拿開了，呂雍把飛機轉進到飛機線的跑道上，與地面的黑魘魘的大眾領了一下首，這架飛機就加速度向跑道的南端滑輪起飛去。

地面上人都爲這架龐大的飛機能否在這條短而且泥濘的跑道上起飛擔憂，駕駛員呂雍自己雖也顧慮到這一點，但畢竟是一個老空軍軍官，自信及把握使他十足的勇氣駕駛機沖滾過去。在將近跑道終點時候，終于使飛機離地起飛，看着那一條白色的布帶在下面飛過。

(三)……征程

天宇雖在轉白，但太陽並未完全驅走白雲，空域中好像競走場，許多白雲的絮團在飛揚。

他的航向是由出發點，取一根航線到XX，再由XX越過XX到達目的地北平。

出發以後，飛機逐漸爬高。當飛機越過了XX之後，似乎有一股神風在推送他們前進。下面的山河，不斷的後逸，空際的白花在与他們競走，一種匆匆趕赴戰場的警覺。使三個機中人絲毫不敢懈怠。

呂雍的責任最大，自己飛行是決定今日成功失敗的主要因素。從出發點到北平再轉來，汽油是否有餘，實靠飛行技術了。以眼前順利的飛行速度來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不過，去時順風，回時不免逆流了。

想着想着，不知不覺已把飛機爬到高X千X百公尺的高度，依照平時教練的記憶，這是最好的飛

行高度。於是中止了爬高，保持了水平飛進。

風聲，發動機聲，響不到克的耳中，他這時正一心一意在看瞄準鏡下的大地，一面不住的對照自己的航行圖線，發現一個地形或河流鐵道城市時，就拿來和航行圖對比，這是××，這是××。

忽然一種小小的而熟悉的聲音在他的耳機中響了起來，他沒有聽清如聲音說些什麼，但曉得是中座通知他什麼事。

轉過頭去看，中座在用手作姿式，他也許中座是要休息一下，要自己替代他駕駛一段途程吧。於是，克和拿起操縱柄裝在座艙中。操縱起來。

實則，昌雅這時因為發覺飛偏了一點，原來計劃飛到××再由××取道北平的航綫得作廢，所以通知前座意思要他趕晝一條××至北平的航綫，以便飛行。由於聲音不能達意，改用手式；手式又使對方誤會了，只好自己把原來第二段航綫稍稍向××偏一點繼續飛行下去。

(四)……當越過空山之後

領袖企圖對北平同胞寄意，已經不是一朝一夕了！

第一個年頭，在七七紀念日的晚上，曾趕起機一架準備到北平散放傳單，並在蘆溝橋日本兵營投一顆炸彈。可是，北平附近一帶狂風暴雨，使領袖的企圖不會達到。

第二個年頭，氣候又是惡劣。

第三個年頭了，氣候仍然不好。可是這次雖不能在「七七」這一天出動，却決定延期到能以出動的好天氣出動。

終于在昌雅飛行了×點鐘之後，當飛機由空寂的戴霧的××山頭飛出時，兩條河流縈繞的北平市

在望了。

昌雍的眼睛一亮，X小時的機械動作與安全飛行便告一段落。現在，三年來中國空軍所準備需到的故都終于由他飛達了。他這時聽到前座的通知：「目標達到」。後座朱鎮國這時把最後對根據地聯絡的電波拍出「在北平上空」一句，就着手把堆在艙中的「蔣委員長爲七七三週年告國民書」，「九一八告國民書」，以及勸日本軍反戰投降的小冊子大量的由艙穴中投擲下去。

像瑞雪慰着久旱故都同胞枯絕的心。

盤旋在西山的白雲中，揚威在中南海的敵軍營上，終于在散完了傳單之後取着預先畫好的另一航線歸來。

(五)……領袖的垂詢

回到根據地之後幾日，領袖電台昌雍去垂詢這次遠征的情形。

在陪都的山林別墅裏，黃昏的燈光中昌雍謁見了領袖蔣委員長。

慈祥而又精明的元帥，詳盡的垂詢着：

「你看見了北平嗎？」「看見的。」「地面上能够看到你嗎？」「我想可以看到的。那時我們飛XX公尺高。」「你們同去的是那幾位？」「馮克和，朱鎮國。」「你回去可代我慰問他們。」

這個三年來慰問淪陷地同胞的夢，經過昌雍他們三個人的努力實現了，在明年，這個遠征著稱的X大隊也許有更驚人的作爲。領袖在期許他們。他們自己也以此爲慰。

蘭垣在轟炸中

繼 唐

敵人以百架以上的大編隊，於二十五，六，七，三日內連續轟炸蘭州，這在他們狼狽歸來，慶幸餘生的當兒，他們的軍事發言人必又來一番狂言，說什麼消滅了中國的空軍，蘭市成了類垣，場地炸成粉碎這一套陳腔爛調，但實際的情況究竟是怎樣？這除了掩耳盜鈴的敵人外，正所謂有目共見，隻手掩不盡天下人耳目的。

假使說敵人這次的襲蘭，是爲的欲藉此以掩飾他前線軍事的失敗，則他三天連續的轟炸，在軍事的觀點上說，更是失敗了的，三百架的飛機（三日總數）花了這許多的汽油和炸彈，參加人員達百名以上，而他所得的代價是什麼呢？除再度暴露敵人的殘酷，無人道，內部慌亂而不擇手段以外，就是人機的傷亡！據一般的估計，蘭州商民的損失，約爲一百萬元，而敵人油彈的消耗，飛機人員的損失，總計至少在四百五十萬元以上，至軍民從這一次的轟炸中，所得的認識和自勵，其價值更是不能以國幣計算的。

二十五日早，東方剛才魚白色的時候，沉重的警報聲從城的四週發出了。據老蘭州的同事報告，這裏的敵報很靈，由山西來的敵機，只要他越過了黃河，就每一刻鐘會知道牠經過的蹤跡，於是，我們都不忙不慌地穿上我們的寒衣，然後走向新南門，再轉向兩山去趨避。不到三十分鐘，我們跑到安全的地帶，而所謂安全地帶，是指到已經斷城垣，這是武漢失陷以來，敵人就採取屠殺的政策，肆意向我，不設防城市，施以殘酷轟炸的。

兩點鐘好容易挨過去了。緊急警報由城廂傳了過來，這表明敵機已在一百公里的地區直向蘭州航進，我找到一個石級地坐下，心裏不禁在想由數千里的昆明來到此地，能看到一場空戰，這誠是十分難得的時機。

可是，敵人也狡黠得很，他知道蘭州中國的空軍實力如何，他遠在半年前就領過一次大大的教訓，（二月二十二，三，兩天內擊落彼十五機）因此，他航進了蘭州，又轉向別處，意在消耗我驅逐機的油量，施行其得意的戰略。可是，孫猴子縱任他打了一萬八千個跟斗，也仍離不了如來佛的掌心。我方情報的準確，指揮的嚴定，連絡的密切，竟使敵機無隙可乘！

是日天深如海，我驅逐機在××尺以上的高空，來往梭巡，凡時有半，敵機發動機的轟炸機冒險侵入市空，我機毫不留情，立予猛烈的衝擊，這場惡戰，雙方的機關槍聲都在空際響徹回音，而我機之不顧敵槍的彈巢，英勇前衝，真使敵人爲之胆寒，觀者爲之驚嘆！

這一天敵人以一百〇二架的飛機，分四批而闖入我驅逐機的鐵圍，故每次皆給敵機以猛烈的損害，當場擊落者有三架之多。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每隔二十分鐘，敵機即接踵而來，而每次皆受到我機和陸上防空部隊的合擊。

二十六，二十七，二天的敵機隊，更被擊得狼狽而逃，一連好幾架的敵機都在我機圍攻後濃濃地冒着黑烟，使觀衆們欣喜欲狂，只是未能看到立刻墜地，以償心頭的積怒。

警報過後，軍民們到處紛紛議論着：

「中國飛機師真要算是全世界頂勇敢的了。」

「可不是麼，假使我們再多××架驅逐機，休要教敵機有一架的回去！」

「中國機師不怕已少人多，一見着就是直衝，開槍射擊！」

「對！」這是蘭州人特有的語調。

民衆們對於空軍的認識，只三天連續的空戰，使他們勝過受着比平時三年五載的宣傳，實際的教育比什麼也要深入，他們都不期而然地支持着正在劇烈作戰的中國飛機，這裏充滿了民族的意識和精神。對於百死有餘辜的敵人都一致的阻咒和痛恨，直至牠已飛到遠處。

就在第一天解除警報後的幾個鐘頭內，刺目的標語在城的四圍出現了，牠寫着：

——記住：這是誰炸燬了我們的店舖？

——記住：這是誰炸毀了我們的房屋？

——我們要獻機政府，以保衛祖國的領土，才能避免被炸的危害！

民衆們歸來看見自己的房屋舖宇被炸，只有對敵人憤恨，沒有半句的怨言，敵人所給予他們的損害，在他腦海裏種下永不磨滅的仇讎。我機英勇的進擊，重又在他們的眼簾出現，他們只迴旋地在抱憾着：可惜我機太少了。

第四天的早上（廿八日），民衆們如日常的功課一樣，起床後就在等候敵襲的警報聲。三天來的空戰，使他們如置身於足球場中，猛烈的追擊興奮了他們的神經，他忘了身外之憂，好像只要能把敵機擊落下來，即房屋被毀了也大大值得似的。

「今天縱他再來，也只能有一批了。」民衆們的估算，並沒有錯誤，敵機來襲的批數，隨着我機的撕殺，只得按日地遞減了。（計第一日四批，第二日三批，第三日二批，機數也同樣減少。）可是二十八日終竟平靜地度過了這一天，蘭州七架敵機的墜落，祇是敵人傷亡總數的幾分之幾而已。

蘭州人心的鎮定，擊破了敵人擾亂性質的陰謀，『照常營業』的紅條子這裏那裏地于敵機過後，即貼了出來，解除警戒後數小時內就可以在館子裏用餐。

平靜第二天的下午，馬路上忽然地哄動起來，『到中山林看敵機殘骸去！到中山林看敵人死屍去！』街上灰塵飛揚，簡直比警報時還要擁擠，

我和幾位同事也立即跳上人力車前往，接蹤的觀眾引我們直抵中山林前。

「聽說有個是女人。」

「那一定是管理無線電的。」

「對！一定是無線電員了。」場子裏擠滿了人，場子的外邊有幾個本地的老百姓，彼此交談着。觀眾越來越多，直把圍繞的場子衝斷。連看守的衛兵也幾乎無法制阻。敵機的殘骸堆在空地上，那是機翼，那是機尾，那是機輪，那是機關槍的機管，每件東西，都成了廢物地躺在那兒，白鐵是無辜的，祇是敵人當它殺人利器而已！另一羣人圍繞着的，是敵航空人員的死屍，軀肢不完，面目無從辨認了，觀眾看見了都不禁的斥着說：「混蛋的東西，好威風，你也有今天的日子了。」但死的敵人也許如白鐵一樣的無辜，祇做了日本軍閥資本家們的犧牲品罷了！

蘭州一連三天的被炸，被毀的房屋無應二三千間，可是新的蘭州反從此誕生了，敵人能得到什麼呢？蘭州的居民，他本身根本就是木匠和泥匠，有的且是個實際的計劃工程師，你看！警報過後，他們就又提起他們的斧和錘，在幹其修葺，興築的工作。三百架的敵機，威脅不了他們，他們有的是力，有的是時間和精神。得幸保全的商品他們和以前一樣的價格出售，他們不囤積居奇，高抬市價。蘭州是南北數省的支柱，我看見蘭州商民們的忠誠，立感到中華民族的光輝。

「正義機隊」炸運城

高健軍

在晉南的三角地帶，在同蒲路的南端，安邑過來，便是運城。這裏是敵寇空軍西戰場的根據地。在運城寇機航空半徑以內的四週，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牠們的暴行，可以尋到牠們的醜蹟，我「正義之劍」大隊爲了痛懲敵寇，奔揚正義，跨上精銳的轟炸機，以靈巧的大羣編隊，繼二三月間「鐵雨」
「東海」之後，也給運城以無情的慘擊。

秋高氣爽，桂子飄香，是十月三十一日的下午，雖然秋深，天氣並不十分寒冷，天上雖有片片的白雲，並不能掩蓋秋陽的光耀，她照到每條機身上，螺旋槳上，發出一條條可愛底白光，地面上的「藍衣戰士」完成了分內職責，「季衣戰士」完成了出擊的準備，機關槍毫無節奏地在那裏「達達」，那裏「達達」的亂響着，螺旋槳的轉動掀起了一陣陣的塵霧，這是「正義之劍」出發的前景。

領隊機首先爬上了天空，僚機一架一架有秩序的跟上來，編成雁羣隊形，列好空軍陣翼，對準方向，以二十萬匹馬力的威勢跨山穿雲，殺奔晉南而去。

這一機羣取着一定的間隔和距離，保持着切實的聯絡，比翼而飛。上空羽馬達的怒吼聲，便是勇壯的大軍進行曲……南鄭，藍田，阡陌縱橫，峯巒重疊，大地上一切的一切，隨着機身的推進，迅速的逝去，飛戰士下瞰雄據陝東的西嶽華山仍舊英勇不屈的站立着，「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潼關，在我大軍保衛下依然無恙，「一水如帶」的黃河，滾滾東流，流着中華健兒抗戰的熱潮。

飛，飛，飛，飛到陝縣的上空，長機一個指揮信號，衆僚機跟着向北一個大轉灣，急驟地超越黃河，以萬馬奔騰之勢，直搗運城。

運城敵人長方形的機場在望了，機場的人羣如像熱鍋上螞蟻般的四下亂竄，來不及起飛的敵機，二十餘架，散置在小平野的一角呆候着我飛戰士的禮品。

轉眼間，到達了敵機場上空，我們的空中戰士暗暗叫道：「來而不往非禮也，你們給我們送禮，當然我們也給你們還禮，請你們敬謹地接收這一批禮物吧！」……

空中之轟炸將軍右手緊緊把握着板彈機，輕輕的一拉，幾百顆大小的錢鏢，以萬鈞之力，打向地面，通通……通通……塵霧，火光，飛烟，這一幕有聲有色的電影，恐怕只有「身歷其境者」的戰鬥士才有眼福賞鑑吧！

我大機羣在不知不覺中，飛過了敵機場。空中戰士不期然而然的轉頭一望，知道敵人這次並沒有客氣，更沒有虛偽，誠惶誠恐的表示收到禮物的暗號，這時空中每顆心的跳動，與地面上我萬千民衆的心跳動。奏成一支合節的凱歌！

不知怎的，日本飛機羣又客氣起來了，遠道趕來，嗚砲歡送，我們轟炸隊的保姆——射擊士，早看見他們趕來了，鼓大了眼睛，英勇地執起幾十條機關槍準備着回敬。這時我們空中的保姆，並不駭怕，只有沉着地執行他的職務，因為幾十條機關槍可織成一團嚴密的火網，縱令敵人有三頭六臂，亦難攆得進來；這時他們只有一個簡單的意念！就是赤誠地保護鐵島的安全，如果你不來侵擾，我們也不來回敬，算是便宜了你，否則的話，準送你幾顆大粒丸吃，打發你來一個「無言凱旋」。

敵機迫近了，和我們機羣，在凱歌途中——晉南的三角地帶，展開了如火如荼般的空中遭遇戰，咕……咕……咕……達……達……達……響成一片，這時已經到「金烏西墜」的時光，天空的雲漸漸厚了起來，漫漫長空好像一個羞答答的處女，蒙上了一層薄薄的黑紗，不願親見日本飛機羣的醜態，

這又好像舊曆的除夕鞭炮聲，毫無節奏響成一團。

敵機來勢頗猛，企圖以優勢的兵力，實行突破我隊，再以各個擊破之戰術擊碎，將我機羣殲滅。但神鷹仍舊切實保持這鐵的隊伍，邊打邊衝，弄得敵人心驚眼花，不得其門而入，正在纏鬥的當中，有的敵機，變成尾旋狀態，投向了大地，有的負傷收退，消失了蹤影。

結果，我機發揮了最大的戰鬥精神，堅苦支持，奮勇迎擊，打退強敵，衝出難關，獲得了最後五分鐘的光榮勝利，凱旋駛回。

但是，不幸的很，我機兩架，因機身中彈的緣故，凱旋途中發生了障礙，重以日已西墜，天色轉暮，航線易於迷失，這時我飛戰士仍盡力發揮愛護第二生命（飛機）之精神，堅持至無可如何之時，於當晚×時，強迫降落於×地。人機稍有傷損，亦不能不算凱旋聲中之小遺憾了。但是，還有一點，值得我們特別記述的，就是當我兩機強迫降落我湘中×地時，鄉村民衆，由於機翼「天日徽」的認識，馬上前去搶救。有的跑上來慰問，有的跑上來救護，有的拿水，有的送飯，融融洩洩誠懇懇。充份發揮了軍民合作的精神，精神將說明了，我抗戰的最後勝利了。

我大機羣遠征歸來，次第降落我某機場，地面上「藍衣戰士」帶着滿面笑容搶上招呼，這裏摸摸，那裏看看，好像對勞苦功高的鐵鳥，深致慰勉之意：「你們是空中的堡壘，你們是國家的功臣，你們雖然辛苦了，但已獲得了辛苦的代價，千萬民衆，都在注意着你們，關心着你們，期望着你們，期望着你們掃蕩寇氛，創造更偉大而光榮的戰績；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亦在注意着你們，期望着你們，期望着你們爲世界和平正義盡更大的努力！可愛的鐵鳥，你們辛苦了，你們休息休息吧，養精蓄銳，準備下次的遠征，好帶給倭寇更多的禮品！」

空中戰士跨下了笨重的鐵鳥，便把鐵鳥交給一羣養鳥的人。他們在地面人員的歡迎下，跨上了汽車，駛向了××空軍新生社，在這裏燈明几淨，顯示了夜景的美麗，環境的幽雅，設備的完善，使他變一個很可愛而宜人的所在，辛苦的人們在她熱情的招呼下，很快的投入她的懷抱了。

勝利的消息，傳播到每個人的耳鼓，透過每個人理智的認識，激起了情感的波動，各機關，各社團，各個社會的角落裏，由於同情心的驅使，由於興奮的激動，自動派出了代表，很快的組成了代表團，代表着千萬民衆的意志，帶着滿腔沸騰的熱血，攜帶着萬萬民衆的敬意，向我英勇的空軍將士致最高的敬禮！

××戰區司令長官聽到了這個勝利的消息，特別派了一個代表，攜帶着豐富的禮品，前來慰勞，並且還代表司令長官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把司令長官慰勉的意思，當場由代表很懇切的報告出來，每個空中戰士，都以感謝的眼光注視着代表，傾聽着代表的訓話，接着便是空中戰士代表的致答詞，經過一刻鐘的工夫，在熱情的歡呼中，結束短短的「座談會」。談笑聲，歡呼聲，揚溢室外；在這裏所表現的是「精神無間」，是熱情，是懇摯。

記者於是日傍晚，走訪某受傷戰士，以懇摯而虔誠的慰勞盛意，並希望他早日恢復健康，在他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知道他是最不慣於病室生活的，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一個縱橫天空的英雄，睡在斗室裏，是怎樣的苦悶呢？並且他興奮激烈的談吐中表示着他恨不能馬上擺脫病魔的纏擾，飛向變化無窮，縱橫自如的戰場。他最後表示決不辜負一般民衆，及世界上一般愛好和平的人們的期望，病愈之後，快意的拚命幹他個痛快，

記者因為恐怕談話過多了，影響了他的病體，一個熱情的握手以後，興辭而別。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中國空軍血戰記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冊定價一百五十元

著者
集體著作

出版者
光復出版社

上海江蘇路六六六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光明書局

經售處
國際書報社

勵力書報社

五洲書報社

